PL
2722
V2L5
1869
v.16

LIBRARY
AUG 11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H. H. MU CHINESE LIBRARY

聊齋志異新評卷十六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廣順 但明倫 雲湖 新評

細侯

昌化滿生設帳于餘杭偶步廛市經臨街閣下忽有荔殼墜肩頭仰視一雛姬凭閣上妖姿要妙不覺注目發狂姬俯哂而入詢之知爲倡樓賈氏女細侯也其聲價頗高自顧不能適願歸齋冥想終宵不枕明日往投以

風雅恬靜
其志可嘉

刺相見言笑甚懽心志益迷托故假貸同人斂金如千構以赴女款洽臻至即枕上口占一絕贈之云膏膩銅盤夜未央牀頭小語麝蘭香新鬟明日重妝鳳無復行雲夢楚王細侯蹙然曰妾雖汚賤每願得同心而事之君既無婦視妾可當家否生大悅即叮嚀堅相約細侯亦喜曰吟咏之事妾自謂無難每於無人處欲效作一首恐未能便佳爲觀聽所譏倘得相從幸教妾也因問生家田産幾何荅曰薄田半頃破屋數椽而已細侯曰（是亦有清骨）妾歸君後當常相守勿復設帳爲也四十畝聊作自給

室有美人閉戶相對書聲機聲衒孟拈韻千戶侯直不足貴也特薄田半頃被屋數椽者安所得如細侯其人而當相守耶

十畝可以種桑織五匹絹納太平之稅有餘矣閉戶相對君讀妾織則詩酒可遣千戶侯何足貴生曰卿身價略可幾多曰依媪貪志何能盈也多不過二百金足矣可恨妾齒稚不知重貲財得輒歸母所私蓄者區區無多君能辦百金過此即非所慮生曰小生之落寞卿所知也百金何能自致有同盟友令於湖南屢相見招僕以道遠故憚於行今為卿故當往謀之計三四月可以歸復幸耐相候細侯諾之生即棄館南遊至則令以罣悞免官僦居民舍宦囊空虛不能為禮生落魄難返就

齷齪商錢神力大何事不可爲何惡不可作骨之淸者其家必貧

邑中授徒焉三年莫能歸偶笞弟子弟子自溺死東翁痛子而訟其師因被逮囹圄幸有他門人憐師無過時致餽遺以是得無苦細侯自別生杜門不交一客母詰知故不可奪亦姑聽之有富賈某慕細侯名托媒於媼務在必得不靳直細侯不可賈以負販詣湖南敵偵生耗時獄已將解賈以金賂當事使久錮之歸告媼云生已瘐死細侯疑其信不確媼曰無論滿生已死或縱不死與其從窮措大以椎布而終也何如衣錦而厭粱肉乎細侯曰滿生雖貧其骨淸也守齷齪商誠非所願且

此齷齪商之所以能多得美婦人也然婦人而願適商畢竟貌美而骨不清

商本非其夫也彼非夫而詭謀以錮吾夫彼固吾仇也抱中兒

道路之言何足憑信賈又轉囑他商假作滿生絕命書寄細侯以絕其望細侯得書惟朝夕哀哭媼曰我自幼於汝撫育良劬汝成人二三年所得報者日亦無多既不願隸籍即又不嫁何以謀生活細侯不得已遂嫁賈賈衣服簪珥供給豐侈年餘生一子無何生得門人力昭雪而出始知賈之錮已也然念素無郤反復不得其由門人義助資斧以歸既聞細侯已嫁心甚激楚因以所苦託市媼賣漿者達細侯細侯大悲方悟前此多端悉賈之詭謀乘賈他出殺抱中兒攜所有亡歸滿凡賈家

卽仇家子也殺之而歸滿應怨其忍而哀其情

服飾（去得乾淨）一無所取賈歸怒質於官官原其情置不問嗚呼壽亭侯之歸漢亦復何殊顧殺子而行亦天下之忍人也

刺見卷一葉生　尸卢見卷三香玉　銅盤杜甫詩〡〡燒燭光吐日夜如何其初促膝　無復行雲夢楚王見卷五狐諧　落魄見卷一嬌娜落拓注　囫圇見卷一成

仙偵見卷二蓮香　瘐死見卷十賈奉雉　措大見卷三苗生　椎布見卷十蕙芳　齷齪見卷五連瑣　昭雪見卷一珠兒　資斧見卷一勞山道士　壽亭侯之歸漢通鑑漢獻帝建安五年曹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擒關某備奔青州歸袁紹操使張遼說某降某謂遼曰吾有三約與皇叔誓扶漢室降漢不降曹一也二嫂在彼給應上下人等不許到

門二也知吾主去向不分于里便當辭去三也操從之封爲漢壽亭侯夏四月袁紹遣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操使張遼關某先擊之某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于萬衆中斬其首而還遂解白馬之圍初操壯某之爲人而察無留意使遼以其情問之某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及斬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某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備于紹軍○按細侯之志節可取然一倡護女耳以亭侯擬之褻矣且漢壽地名非漢之壽亭侯也見卷十四董公子

眞生

長安士人賈子龍偶過鄰巷見一客風度灑如問之則眞生咸陽僦寓者也心慕之明日往投刺適值其亡凡

三謁皆不遇乃陰使人窺其在舍而後過之眞走避不出賈搜之始出促膝傾談大相知悅賈就逆旅遣童行沽眞又善飲能雅謔樂甚酒欲盡眞搜篋出飲器玉卮無當注杯酒其中盎然已滿以小琖取入壺並無少減（既知其貪何以自炫其術）賈異之堅求其術眞曰我不願相見者君無他短但貪心未淨耳此乃仙家隱術何能相授賈曰冤哉我何貪間萌奢想者徒以貧耳一笑而散由是往來無間形骸盡忘每値乏窘眞輒出黑石一塊吹呪其上以磨瓦礫立刻化爲白金便以贈生僅足所用未嘗盈餘賈每求

益眞曰我言君貪如何如何貴恩明告必不可得將乘
其醉睡竊石而要之一日飲既臥賈潛起摸之衣底眞
覺之曰子眞喪心不可處矣遂辭別移居而去後年餘
賈遊河干見一石瑩澈絕類眞生物拾之珍藏若寶過
數日眞忽至邮然若有所失賈慰問之眞曰君前所見
乃仙人點金石也曩從抱眞子游彼憐我介以此相貽
醉後失去隱卜當在君所如有還帶之恩不敢忘報賈
笑曰僕生平不敢欺友朋誠如所卜但知管仲之貧者
莫如鮑叔君且奈何眞請以百金爲賭賈曰百金非少

得錢而不欲窖藏其人方可以得錢蓋錢者泉也泉以言乎其流通也守

但授我日訣一親試之無憾矣眞恐其寡信賈曰君是仙人豈不知賈某寧失信於朋友者哉眞授其訣賈顧砌上有巨石將試之眞掣其肘不聽前賈乃俯掬半甎置石上曰若此者非多耶眞乃聽之賈不磨甎磨砧眞變色欲與爭而砧已化為渾金反石於眞眞乃嘆曰業如此復何言然妄以福祿加人必遭天譴如逭我罪施材百具絮衣百領肯之乎賈曰僕所以欲得錢者原非欲窖藏之也君尚視我為守財鹵耶眞喜而去賈得金且施且賈不三年施數已滿眞忽至握手曰君信義人

流通也守
財鹵欲滯
塞之天亦
惟有水之
火之疾病
之盜賊之
而後可以
望其流通
耳

也別後福祠奏帝削云仙籍褫君博施今幸以功德削
罪願勉之勿替也賈問眞係天上何曹曰我乃有道之
狐耳出身恭微不堪塵累故生平自愛不敢妄作賈爲
設酒逐與懽飲如初賈至九十餘狐猶時至其家

長山某賣解信藥即垂危灌之無不活然秘其方即
戚好不傳也一日以株累破逮妻弟餉食獄中隱置
信焉坐待食已而後告之甲不信少頃腹中潰動始
大驚罵曰畜產速行家中雖有藥末恐道遠難俟急
於城中物色薜荔爲末淸水一琖速將來妻弟如其

教追覓至某已嘔瀉欲死急投之立刻而安其方自此遂傳此亦猶狐之祕其石也

已足用矣而又求贏餘是果貪心未淨也欲竊石而要之是謂富貴可妄加乎斥其喪心而移居遠去宜矣乃搜之不得者竟以無心得之或者福祿本其所應有者乎不作守財虜功德便不可思量彼狐以出身綦微尚知自愛奈何靦然人面敢妄作孽累而自愛不如狐

還帶 芝田錄裴度質狀渺小相者曰君不至貴必當

帶三扉帶一以照要津置于欄楯忘收而去度得而還之後相者曰君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

刺 見卷一葉生

逆旅 見卷二巧娘

玉卮無當 韓非子堂谿公見韓昭侯曰人主泄漏羣臣語猶｜｜之｜｜皇甫謐三都賦序｜｜｜｜雖寶何用按當去聲底也

鮑叔 史記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賈分財利多自與｜｜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

口訣 參寥詩早年好金丹方士傳｜｜

守財鹵 未詳○後漢馬援傳凡殖貨財產貴能施賑也否則｜｜虜耳

妹累 見卷五大力將軍

知心之死最難有如許難堪之狀慎勿於

湯公

湯公名聘辛丑進士抱病彌留忽覺下部熱氣漸升而上至股則足死至腹則股又死至心心之死最難凡自

得意時死心爲惡而自以鼎中油煎心也

童穉以及瑣屑久忘之事都隨心血來一一潮過如一善則心中清靜帘帖一惡則懊憹煩燥似油沸鼎中其難堪之狀口不能肖似之猶憶七八歲時曾探雀雛而斃之只此一事心頭熱血潮湧食頃方過直待生平所爲一一潮盡乃覺熱氣縷縷然穿喉入腦自頂顛出騰上如炊踰數十刻許魂乃離竅忘軀殼矣而渺渺無歸漂泊郊路間一巨人來高幾盈尋掇拾之納諸袖中入袖則疊肩壓股其人甚夥薅惱悶氣殆不可過公頓思惟佛能解厄因宣佛號纔三四聲飄墮袖外巨人復納

之三納三墮巨人乃去之公獨立徬徨未知何往之善憶佛在西上乃遂西無何見路側一僧趺坐趨拜問途僧曰凡士子生死錄文昌及孔聖司之必兩處勾名乃可他適公問所居僧示以途奔赴無幾至聖廟見宣聖南面坐拜禱如前宣聖言名籍之落仍得帝君因指以途公又趨之見一殿閣如王者居俯身入果有神人如世所傳帝君狀伏祝之帝君檢名曰汝必誠正宜復有生理但皮囊腐矣非菩薩莫能爲力因指示令急往公從其教俄見茂林脩竹殿宇華好入之則見螺髻莊嚴

菩薩大法力亦必因其有生理爲之不然瓶中水雖多能爲天下之不誠正者而肉之骨之乎

金容滿月瓶浸楊柳翠碧垂烟公肅然稽首拜述帝君言菩薩難之公哀禱不以傍有尊者白言菩薩施大法力撮土可以爲肉折柳可以爲骨菩薩即如所請手斷柳枝傾瓶中水合淨土爲泥捐附公體使童子擕送靈所搉而合之棺中呻動家人駭集扶而出之霍然病已計氣絕已斷七矣

人爲善時其心之清靜安帖固已即爲惡之人其始亦未有不懊憹煩燥者特梏亡反復夜氣無存遂相安於自然耳將死之時心血來潮必一一潮盡而後

得死清涼多則雖死猶未死也煩燥多則自家心下已過不去況更有許多煩燥罪孽令其消受耶

螺髻山堂肆考世尊於肉髻中出百寶光肉髻如青螺金容滿月梁簡文帝佛像銘灼灼金容巍巍滿月彌留見卷二遺香趺坐見卷一瞳人語文昌見卷十梓潼令宣聖見卷十二司文郎菩薩見卷一瞳人語莊嚴法苑珠林三十六相微妙一一按言佛像之光彩也

王貨郎

濟南業酒人某翁遣子小二如齊河索貰債出西門見兄可大時大死已久二驚問哥那得來答云冥府一疑

案須弟一証之二作色怒訕大指後一人如皂狀者曰官役在此我豈自由耶但引手招之不覺從去晝夜狂奔至太山下忽見官衙方將並入見孥家紛出皂拱問事何如矣一人曰勿須復入結矣皂乃釋令歸大憂弟無資斧皂思良久即引二去走二三十里入村至一家檐下囑云如有人出便使相送如其不肯便道王貨郎言之矣遂去二寘然而偃既曉弟主出見人死門外大駭守移時徵蘇扶入餌之始言里居即求資送主人難之二如皂言主人驚絕急賃騎送之以歸償之不受問

其故亦不言別而去

資斧見卷一勞山道士

堪輿

沂州宋司郎君楚家素尚堪輿即閨閣中亦能讀其書解其理宋公卒兩公子各立門戶為父卜兆聞有善青烏之術者不憚千里爭羅致之於是兩門術士召致盈百日日連騎徧郊野東西分道出入如兩旅經月餘各得牛眠地此言封侯彼云拜相兄弟兩不相下因負氣不為謀並營壽域錦棚彩幢兩處俱備靈轝至歧路兄

弟各卒其屬以爭自晨至於日昃不能決賓客盡引去
舁夫幾十易肩因憊不舉相與委柩路側因止不葬焉
王構廬以蔽風雨兄建舍於旁留役居守弟亦建舍加
兄兄再建之弟又建之三年而成村焉積多年兄弟繼
逝嫂與娣始合謀力破前人水火之議並車入野視所
擇兩地並言不佳遂同脩聘贄請術人另相之每得一
地必具圖呈閫閱判其可否日進數圖悉疵摘之旬餘
始卜一域嫂覽圖喜曰可矣示娣娣曰是地當先發一
武孝廉葬後三年公長孫果以武庠領鄉薦

巽史氏曰青烏之術或有其理而辯而信之則癡矣況
負氣相爭委柩路側其於孝弟之道不講奈何冀以地
理福兒孫哉如閭中宛若眞雅而可傳者矣

下窀穸所以安親耳但使不受風不受水不受蟲蟻
且他日不爲城池不爲道路不爲溝渠足矣借此以
求富貴久而不葬卽合其術果精然且不可況如宋
兒弟者強作解人以親柩爲負氣之物竟致委而不
葬卒之所云封侯拜相者徒貽笑於閭中何皆出婦
人下哉

青烏〔抱朴子〕黄帝相地則書青烏之說注青烏彭祖弟子也　牛眠〔晉書〕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一牛不知所在遇一父老謂曰前岡見一牛眠處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言訖不見宋史耶若楚　堪輿〔范浚心箴〕茫茫｜｜俯仰無垠｜｜天地總名也○孟康日｜｜神名造輿宅書者也　苑若見卷十一霍女

竇氏

南三復晉陽世家也有別墅去所居十里餘每馳騎日一詣之適遇雨途中有小村見一農人家門內寬敞因投止焉近村人故皆威重南少頃主人出邀蹀踱甚恭入其舍如斗客既坐主人始操篲殷勤氾掃既而潑蜜

爲茶命之坐始敢坐問其姓名自言廷章姓竇未幾進酒烹雞給奉周至有笄女行炙時止戶外稍稍露其半體年十五六端妙無比南心動兩欲既歸繫念慕切越日具粟帛往酬借此階進自後常一過竇時攜肴酒相與流連女漸稔不甚忌避輒奔走其前睨之則低鬟微笑南益惑焉無三日不往者一日値竇不在坐良久女出應客南捉臂狎之女慚急峻拒曰奴雖貧要嫁何貴倨凌人也時南失偶便揖之曰倘獲憐眷定不他娶女要誓南指矢天日以堅永約女乃允之自此爲始瞰竇

他出即過纏綣女促之曰桑中之約不可長也日在帡幪之下倘肯賜以姻好父母必以爲榮當無不諧宜速爲計南諾之轉念農家豈堪匹耦姑假其詞以因循之會媒來爲議姻於大家初尚躊躇既聞貌美財豐志遂决女以體孕催併益急南遂絶迹不往無何女臨蓐産一男父怒搒女女以情告且言南要我矣實乃釋女使人問南南立郤不承實乃棄兒益扑女女暗哀鄰婦告南以苦南亦置之女夜亡視棄兒猶活遂抱以奔南款關而告閽者曰但得主人一言我可不死彼即不念我

寧不念兒耶闔人具以達南南戒勿內女倚戶悲啼五
更始不復聞質明視之女抱兒坐僵矣竇忿訟之上官
悉以南不義欲罪南南懼以千金行賂得免大家夢女
披髮抱子而告曰必勿許負心郎若許我必殺之大家
貪南富卒許之既親迎奩妝豐盛新人亦娟好然善悲
終日未嘗睹歡容枕席之間時復有涕洟問之亦不言
過數日婦翁來入門便淚南未遑問故相將入室見女
而駭然曰適於後園見吾女縊死桃樹上今房中誰也
女聞言色暴變仆然而死視之則竇女急至後園新婦

果自經死駭極往報富翁翁發女冢棺啟尸亡前忿未蠲倍益慘怒復訟於官官以其情詭擬罪未決南又厚餌竇哀令休結官亦受其賕囑乃罷而南家自此稍替又以異迹傳播數年無敢字者南不得已遠於百里外聘曹進士女未及成禮會民間訛傳朝廷將選良家女充掖庭以故有女者悉歸送夫家一日有媼導一輿至自稱曹家送女者扶女入室謂南曰選嬪之事已急倉卒不能如禮且送小娘子來問何無客曰薄有奩妝相從在後耳媼草草逕去南視女亦風致遂與押笑女俛頭

引帶神情酷類竇女心中作惡第未敢言女登榻引被
障首而眠亦謂是新人常態弗爲意日斂昏曹人不至
始疑將被問女而女已奄然冰絶驚怪莫知其故馳伻
告曹曹竟無送女之事相傳爲異時有姚孝廉女新葬
隔宿爲盜所發 破棺失尸聞其異詣南所徵之果其女
啟衾一 視四體 裸然姚怒質狀於官官以南屢無行惡
之坐發冢見尸 論死

異史氏曰始亂之而終成之非德也況誓於初而絶於
後乎撻於室聽 之哭於門仍聽之抑何其忍而所以報

之者亦比李十郎慘矣

本是貴倨遠人欺其農家女耳女惑其言而要誓女誠無識而指矢天日以紿之將誰欺欺天乎得其一言可以不死忍而不內致令抱兒坐僵始亂之終棄之且卒死之南要我一言我知其得請於帝矣如此負心郎當爲人所不齒既披髮抱子而示之夢猶貪其富而許其婚是大家自殺其女耳新婦自縊實女失尸以替其家以播其迹雖數年之間無敢字豈倚戶之恨遂可消乎新人自至實女重來以姚孝廉之

女尸作曹進士之安臥假途法也 報冤者其爲厲實奇發塚見尸授首者其獲罪似[illegible]尚回思天日之誓與女不念我不念見之言則李 其室家殄其後嗣斷其身首誰曰不宜

汜埽見卷四珊瑚 笄見卷一青鳳 桑中約見卷三陳雲棲 帡幪楊子震風凌雨然後知大廈之爲丨丨也注在旁曰丨在上曰丨即今帳蓬也 臨蓐見卷三竹青 閤者見卷六宮夢弼 闖入魯公女見卷三 李十郎見卷十武孝廉

劉亮采

聞濟南懷利仁言劉公亮采狐之後身也初太翁居南

起筆質寔而奇警又是一樣文法

山有叟造其廬自言胡姓問所居止曰在此山中閒處人少惟我兩人可與數晨夕故來相拜識因與接談詞旨便利悅之治酒相歡醺而去越日復來愈益款厚劉云自蒙一交分即最深但不識家何里焉所問興居胡曰不敢諱實山中之老狐也與若有夙因故敢內交門下固不能爲翁禍幸相信勿駭劉亦不疑更相契重即敘年齒胡作兄往來如昆季有小休咎亦以告時劉乏嗣叟忽云公勿憂我當爲君後劉訝其言怪胡曰僕算數已盡投生有期矣與其他適何如生故人家劉曰仙

壽萬年何遂及此叟搖首云非汝所知遂去夜果夢叟來曰我今至矣旣醒夫人生男是爲劉公公旣長言詞敏諧絶類胡少有才名壬辰成進士爲人任俠急人之急以故秦楚燕趙之客趾錯於門貨酒賣餅者門前成市焉

懐利仁

劉公亮采　字公嚴歷城人萬歷辛卯舉人壬辰進士授鹿邑知縣軍民混雜根稅隱説公能果正其籍又善決疑獄父没去官補蘭陽蘭陽常若河患公築堤修城教士恤民遷戸部主事乞歸築室靈巖以終老工詩善書畫通音律優游自得士大夫聞風多樂與之遊○按以上據歷城志又濟南府志云公侏儒滑稽調笑怒罵皆成文章誠有如聊齋所云者因並錄之數

晨夕 陶潛詩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丨丨丨

餓鬼

馬永齊人爲人貪無賴家屢空鄉人戲而名之餓鬼年三十餘日益窶衣百結鶉手交其肩在市上攫食人盡棄之不以齒邑有朱叟者少移居於五都之市操業不雅暮歲還鄉大爲士類所口而朱潔行爲善人始稍稍禮貌之一日值馬攫食不償爲肆人所苦憐之代給其直引歸贈以數百俾作本馬去不肯謀業坐而食無何貲復匱仍蹈舊轍而常懼與朱遇去之臨邑暮宿學宮

冬夜凜寒輒摘聖賢顛上旒而爍其拔學官知之怒加
刑馬哀免願爲先生生財學官喜縱之去馬探其生時
富登門强索貲故挑其怒乃以刀自剄誣而控諸學學
官勒取重賂始免申黜諸生因而共憤公質縣尹尹廉
得實笞四十梏其頸三日斃焉是夜朱叟夢馬冠帶而
入曰負公大德今來相報既寤妻舉子叟知爲馬名以
馬兒少不慧喜其能讀二十餘竭力經紀得入邑泮後
考試寓旅邸晝臥牀上見壁間惡糊舊藝視之有大之
性四句題心畏其難讀而誌之入場適是其題錄之得

○生前爲學官生財

○之、矣 不 知 貲○多 少 豈 本 才 貫○得 冠 帶 來

優等食餼焉六十餘補臨邑訓導官數年曾無一道義
交惟神中出青蚨則作鸕鷀笑不則睫毛一寸長稜稜
若不相識偶大令以諸生小故判令薄懲輒酷如治盜
賊有訟士子者即來叩門矣如此多端諸生不復可耐
而年近七旬臃腫聾聵每向人物色黑鬚藥有狂生某
剉茜根紿之天明其視如廟中所塑靈官狀大怒拘生
生已早夜亡去以此憤氣中結數月而死

以優食餼而為學官

可謂大才小用

莊生寓言文心絕妙是一篇畜類序是一篇餓鬼序
馬者驢也朱者猪也餓鬼其名不爲市人所齒也不

雅其業大為士類所口也其性情同其聲氣同其臭
味同其生財同以攫食而桎梏以死冠帶而報之其
報之乎其醜之也幸而止於學官其笑也不過鸕鷀
縱反眼若不相識亦不過睫毛一寸耳不則充惡育
餓鬼之量不且攫盡斯人而食之哉

百結鶉見卷二張誠

青蚨搜神記||蟲似蟬而差大殺其母子各塗八十一錢凡市物用去旋飛歸循環無已故淮南子名錢曰||

鸕鷀笑

稜稜蕪城賦||霜氣

大令見卷三會友于

物色見卷一嬌娜

考弊司

其主名甚奇其室不足奇也凡居民上而朘人以生者其肚之虛較鬼王尤甚斷非髀肉一片所能饜矣

聞人生河南人抱病經日見一秀才入伏謁牀下謙抑盡禮已而請生少步把臂長語刺刺且行數里外猶不言別生佇足拱手致辭秀才云更煩移趾僕有一事相求生問之答云吾輩悉屬考弊司轄司主名虛肚鬼王

例奇　名奇

初見之例應割髀肉浼君一緩頰耳生驚問何罪而至

更奇　賄是心頭肉無賄而僅割

於此曰不必有罪此是舊例若豐於賄者可贖也然而

髀肉在鬼王必以為便宜　既是伊大

我貧生曰我素不稔鬼王何能效力曰君前世是伊大

父行誰不以為必所從者

父行宜可聽從言次已入城郭至一府署廨宇不甚宏廠惟一堂高廣堂下兩碣東西立綠書大於栲栳一云

爲其前世
是大父行
而逸爲緩
類以情動
之亦以理
格之也豈
知谿壑難
盈者即父
命亦所不
敢承耶不
敢承三字
極奇極眞
彼益寔有
所不敢而
又不自知
其何以遂
不敢也
官吏侍從

孝弟忠信一云禮義廉耻應階而進見堂上一區大書
考弊司楹閒板雕翠字一聯云曰校曰序曰庠兩字德
行陰教化上士中士下士一堂禮樂鬼門生游覽未已
氣象很不雅觀
官已出鬈髮鮐背若數百年人而鼻孔撩天唇外傾不
是官樣
承其齒從一主簿吏虎首人身又十餘人列侍半獰惡
是吏樣　是侍者樣
若山精秀才曰此鬼王也生駭極欲郤退鬼王已睹降
迎大父行亂
階揖生上便問興居王但諾諾又問何事見臨生以秀
才意具白之鬼王色變曰此有成例即父命所不敢承
氣象森凜似不可入一詞生不言驟起告別鬼王側行

皆奇形怪狀欲攫人而啖者見之能不駭極然今之名衙門如此者亦復不少特另粧一付假回孔在外面充好人耳

徧告市人真是秀才迂見然而蒼蒼藍蔚欲訴無中慘慘世界

逆之至門外始返生不歸潛入以觀其變至堂下則秀才已與同輩數人交臂歷指儼然在縲絏中一猙人持刀來褫其股割片肉可駢三指許秀才大嗥欲嘎生少年負義憤不自持大呼曰慘慘如此成何世界鬼王驚起暫令止割蹻履逆生生忿然已出徧告市人控上帝或笑曰迂哉藍蔚蒼蒼何處覓上帝而訴之冤也此輩惟與閻羅近呼之或可應耳乃示之途趨而往果見殿陛威赫閻羅方坐伏階號屈王召訊已立命諸鬼綰縶提鎚而去少頃鬼王及秀才並至審其情確大怒曰憐

盡塡虛壯矣憐其夙世攻苦而暫委之豈知五日京兆竟形同盜賊恥去善筋增惡骨合生生世世不得發迹前世因今生壞之今世因來生受之矣

爾夙世攻苦暫委此任倏生貴人家今乃敢爾其去若善筋增若惡骨罰令生生世世不得發迹也鬼力箠之仆地顛落一齒以刀割指端抽筋出亮白如絲（較秀才股肉何如）鬼王呼痛聲類斬豕手足並抽（較秀才大鼻何如）訖有二鬼押去生稽首而出秀才從其後感荷殷殷挽送過市見一戶垂朱簾內一女子露半面容妝絕美生問誰家秀才曰此曲巷也既過生低徊不能舍遂堅止秀才秀才曰君爲僕來而今踽踽以去心何忍生固辭乃去生望秀才去遠急趨簾內女接見喜形於色入室促坐相道姓名女自言柳氏小

倚門賣俏者幾見有好人腰橐一空即吸吸不滿且目啖啖相对矣其不死於牛兒者幾何哉

字秋華一嫗出爲具酒有酒闌入帷欏愛殊濃切切訂婚嫁既曙嫗入曰薪水告竭要耗郎君金貲奈何生頓念腰橐空虛惶愧無聲久之曰我實不會攜得一文宜署券保歸卽奉酬嫗變色曰曾聞夜度娘索逋欠耶秋華嚬蹙不作一語生暫解衣爲質嫗持笑曰此尙不能償酒直耳呶呶不滿與女俱入生慙移時猶冀女出展別再訂前約久之無音潛入窺之見嫗與秋華自肩以（是切乜訂昏啖音）上化爲牛鬼目睒睒相對立大懼趨出欲歸則百道歧出莫知所從問之市人并無知其邨名者徘徊廛肆間

歷兩昏曉僂意含酸飢腸雷鳴進退無以自決忽秀才過望見之驚曰何尙未歸而簡褻若此生靦顏莫對秀才曰有之矣得毋爲夜叉所迷耶遂盛氣而往曰秋華母子何遽不少施而目耶去少時即以衣來付生曰淫婢無禮已叱罵之矣送生至家乃別去生暴卒三日而甦言之歷歷

徽纆（易坎卦）係用徽纆注兩股曰徽三股曰纆索也所以係罪人者　嗄（集韻）楚人謂啼極無声爲嗄　刺刺見卷三苗生　綬頰見卷八西湖主　大父見卷一王成　榜榜（廣韻）｜｜柵器也正字通｜｜盛物器也即古之簝匴竹爲之（按）一作箸篼　鬖髿鮐背（禮雜記）燕則｜首（注）

謂分丨爲髻鬌紛也○丨丨見卷二聶小倩　藍蔚見卷六羅剎海市　曲巷見卷七鴉頭　夜度娘見卷七江城

李生

商河李生好道村外里餘有蘭若築精舍三楹趺坐其中游食緇黃往來寄宿輒與傾談供給不厭一日大雪嚴寒有老僧擔囊借榻其詞元妙信宿將行固挽之留數日適生以他故歸僧囑早至意將別生雞鳴而往叩關不應踰垣入見室中燈火熒焉疑其所作潛窺之僧趣裝矣一瘦驢縶燈檠上細審不類眞驢頗似殉葬物

堂名奇闢

然耳尾時動氣咻咻然俄而裝成啟戶牽出生前犀之山門外故有大池僧繫驢池樹祼入水中徧體搠濯巳著衣牽驢入亦濯之既而加裝超乘行絕駛生始呼之僧但遙揖致謝語不及聞而去亦遠矣此王梅屋言之李其友人曾至其家見堂上一匾書待死堂亦達士也

蘭若見卷一畫壁　趺坐見卷一瞳人語　緇黃范仲淹上執政書古者四民秦漢之下並及ㄧㄧ共六民矣○按ㄧ衣ㄧㄧ冠謂僧道也　信宿見卷一嬌娜　趨裝見卷一嬌娜　超乘見卷五老饕　王梅屋

蔣太史

妙解眞諦
當頭棒喝

蔣太史超記前世爲峩眉僧數夢到故居菴前潭邊濯足爲人篤嗜內典一意台宗雖早登禁林嘗有出世之想假歸江南抵秦郵不欲歸子哭挽之弗聽遂入蜀居成都金沙寺久之又之峩眉居伏虎寺示疾怛化自書偈云偶然猿鶴自來親老衲無端墮業塵妄向鑊湯求避熱那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裏人只有君親無報荅生生常自祝能仁

怛化（莊子大宗師）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犂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注怛驚也

蔣太史超字虎臣金壇人（峨嵋名山記）｜｜山……內典、

北史蕭詧傳詧篤好文義所著文集十五卷｜｜華嚴般若 法華金光明義疏三十六卷並行於世

台宗

泰郵 揚州府志高郵州古邗溝秦始築臺置郵亭因名｜｜

傀儡見卷二司訓

偈 較釋氏詩初見卷一詞爲｜句不種梨

髑髏見卷三嘉平公子

邑人

邑有鄉人素行無賴一日晨起有二人攝之去至市頭見屠人以半豬懸架上一人便極力推擠之忽覺身與肉合二人亦遂去少間屠人賣肉操刀斷割遂覺一刀一痛徹於骨髓後有鄰翁來市肉苦爭低昂添脂搭肉片片碎割其苦更慘肉盡方尋途歸歸時日已向辰家

人謂其妻起乃細述所遭呼鄰問之則市肉方歸言廿共片數斤數毫髮不爽崇朝之間已受凌遲一度不亦奇哉

碎割之慘合于生前受之自口述之鬼神或予以自新之路耶抑借其言以警世耶不然恐他時再割地獄中再無人証其片數斤數矣

凌遲 見卷五續黃粱

于中丞

于中丞成龍按部至高郵適巨紳家將嫁女妝奩甚富

有作爲之人何事不可了人服其才大吾歎其心細

夜被穿窬席卷而去刺史無術公令諸門閉止留一門放行人出入吏目守之嚴搜裝載又出示諭闔城戶口各歸第宅俟次日查點搜掘務得贓物所在乃陰囑吏目設有城門中出入至再者捉之過午得二人一身之外並無行裝公曰此眞盜也二人詭辯不已公令解衣搜之見袍服內著女衣二襲皆奩中物也蓋恐次日大搜急於移置而物多難攜故密著之而屢出也

又公爲宰時至鄰邑早旦經郭外見二人以牀舁病人覆大被枕上露髮髮上簪鳳釵一股側眠牀上有二四

健男夾隨之時吏番以手擁彼合壓身底似恐風入少頃息肩路側又使二人更相爲荷于公過遣隸回問之云是妹子垂危將送歸夫家公行一二三里又遣隸回覘其所入何村隸尾之至一村舍兩男子迎之而入還以白公公謂其邑宰城中得無有刼盜否宰云無之時功令嚴上下諱盜故即被盜賊刼殺亦隱忍而不敢言公就館舍囑家人細訪之果有富室被强寇入家炮烙死矣公喚其子來詰其狀子固不承公曰我已代捕巨寇在此非有他也子乃頓首哀乞求爲死者雪恨公叩關

道破亦復何奇然非虛心而公者何能卽鑑若是

往見邑宰差健役四鼓離城直至村舍捕得八人一鞫盡伏其罪詰其病婦何人盜供是夜同在勾欄故與妓女合謀置金牀上令抱卧至窩頓處始瓜分八人皆服于公之神或問所以能知之故公曰此甚易解但人不關心耳豈有少婦在牀而容人入手衾底者且易肩而行勢甚重交手護之則知其中之有物矣若病婦昏憒而至必有婦人倚門而迎止見男子並不驚問一言是以確知為盜也

于中丞成龍中丞永寧人任黃州府知府為　聖祖皇帝所深知數年中歷藩臬司使巡撫

順天辛酉入見賚予甚厚上親製詩賜之有郊折圻王化始鎖鑰重臣膺之句尋擢兵部尚書總督直隸江南江西謚清端　高郵見前蔣太史秦郵注　畀見卷一嬌娜　炮烙見卷五李自言　勾欄見卷三陳雲棲　瓜分見卷四珊瑚

王子安

王子安東昌名士困於場屋入闈後期望甚切近放榜時痛飲大醉歸臥內室忽有人白報馬來王踉蹌起曰賞報十千家人因其醉誑而安之曰但請自睡已賞之矣王乃眠俄又有入者曰汝中進士矣王自言尚未赴都何得及第其人曰汝忘之耶三場畢矣王大喜起而

畫爲炊夜
溫足曰頭

呼曰賞報十千家人又誑之曰請自睡已賞之矣又移
時一人急入曰汝殿試翰林長班在此果見二人拜牀
下衣冠修潔王呼賜酒食家人又紿之暗笑其醉而已
久之王自念不可不出耀鄉里大呼長班凡數十呼無
應者家人笑曰暫臥候尋他去矣又久之長班果復來
王搥牀頓足大罵鈍奴焉往長班怒曰措大無賴向與
爾戲耳而真罵耶王怒驟起撲之落其帽王亦傾跌妻
入扶之曰何醉至此王曰長班可惡我故懲之何醉也
妻笑曰家中止有一媼晝爲汝炊夜爲汝溫足耳何處

相守窮骨子亦樂得用此長班

長班伺汝窮骨子女粲然皆笑王醉亦稍解忽如夢醒始知前此之妄然猶記長班落帽尋至門後得一纓帽如錢大共異之自笑曰昔人爲鬼揶揄吾今爲狐奚落矣

異史氏曰秀才入闈有七似焉初入時白足提籃似丐唱名時官呵隸駡似囚其歸號舍也孔孔伸頭房房露腳似秋末之冷蜂其出闈場也神情惝怳天地異色似出籠之病鳥迨望報也草木皆驚夢想亦幻時作一得志想則頃刻而樓閣俱成作一失意想則瞬息而骸骨

形容盡致先生皆闖歷備嘗之言

已朽此際行坐難安則似被縶之猿忽然而飛騎傳入報條無我此時神情猝變嗒然若死則似餌毒之蠅弄之亦不覺也初失志心灰意敗大駡司衡無目筆墨無靈勢必舉案頭物而盡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蹈之蹈之不已而投之濁流從此披髮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嘗謂之文進我者定當操戈逐之無何日漸遠氣漸平技又漸癢遂似破卵鳩只得銜木營巢從新另抱矣如此情況當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觀者視之其可笑甚焉王子安方寸之中頃刻萬緒想鬼狐竊笑已久故

乘其醉而玩弄之牀頭人醒當不啞然自笑哉顧得志之況味不過須臾詞林諸公不過經兩三須臾耳子安一朝而盡譽之則狐之恩與薦師等

幻想所結得意齊來報馬長班無妨以不甚愛惜之虛名暫合措大醉中一快心耳乃欲出耀鄉里認假作眞狐亦怒而去之矣纓帽如琖留與窮骨子自笑耳

名士見卷二阿寶 措大見卷三茵生 粲然見卷一種梨 揶揄見卷一旁山道上並葉生 奚落 嗒然見卷一葉生 枝贅見卷二任秀才

二豎亦頗有謀畧

牧豎

兩牧豎入山至狼穴穴有小狼二謀分捉之各登一樹相去數十步少選大狼至入穴失子意甚倉皇豎於樹上扭小狼蹄耳故令嗥大狼聞聲仰視怒奔樹下號且爬抓其一豎又在彼樹致小狼鳴急狼聞四顧始望見之乃舍此趨彼跑號如前狀前樹又鳴又轉口無停聲足無停趾數十往復奔漸遲聲漸弱既而奄奄僵臥久之不動豎下視之氣已絕矣今有豪強子怒目按劍若將搏噬爲所怒者乃闔扉去豪力盡聲嘶更無敵者豈

不暢然自雄不知此爲獸之威人故弄之以爲戲耳

少選見卷一狐嫁女豪強見卷三魯公女拔劍見卷十五大鼠

金陵乙

金陵賣酒人某乙每釀成投水而置毒焉即善飲者不過數琖便醉如泥以此得中山之名富致巨金早起見一狐醉臥槽邊縛其四股方將覓刃狐已醒哀曰勿見害請如所求遂釋之輾轉已化爲人時巷中孫氏其長婦患狐爲祟因以問之答云是即我也乙窺婦娣尤美求狐攜往狐難之乙固求之狐邀乙去入一洞中取褐

人也而甘
爲狐行狐
也而空藉
入衣矣

衣授之曰此先兄所遺著之當可去既服而歸家人皆不之見龔常衣而出始見之大喜與狐同詣孫氏家見牆上貼巨符畫蜿蜒如龍狐懼曰和尚太惡我不往矣遂退而去乙遂逼近之則眞龍蟠壁上昂首欲飛大懼亦出盍覓一異域僧爲之厭勝授符先歸僧未至也次日僧來設壇作法鄰人其觀之乙亦雜處其中忽變色急奔狀如被捉至門外踣地化爲狐四體猶著人衣將殺之妻子叩請僧命牽去日給飲食數日尋斃

醉如泥黄英 見卷四 中山 搜神記狄希丨丨人能造千日酒飲之千日醉○博物志劉元

石於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千日酒忘言其節度歸至家尚醉而家人不知以爲死也葬之酒家計千日滿乃往視之云元石亡來三年已葬於是見卷一開棺醉始醒俗云元石飲酒一醉千日　宗 賈兒

厭勝 見卷十 嫦娥

折獄二則

邑之西有崖莊有賈者被人殺於途隔夜其妻亦自經死賈弟鳴於官時浙江費公禕祉令淄親詣驗之見布袱裹銀五錢餘尚在腰中知非爲財者也拘兩村鄰保審質一過殊少端緒並未搒掠釋散歸但命地約細察十日一關白而已踰半年事漸懈賈弟怨公仁柔上堂

屢嘆公怒曰汝既不能指名欲我以桎梏加良民耶阿逐而出賈弟無所伸訴情葬兄嫂一日以逋賦故逮數人至內一人周成懼責上言錢糧措辦已足即於腰中出銀袱稟公驗視公驗已便問汝家何里荅云某村又云去西崖幾里荅五六里公云去年被殺賈某係汝何

語只如此其間有詞氣可審神色可辨以詭變而得

人荅云不識其人公勃然曰汝殺之倘云不識耶周力

其情是可意會而不可言傳者

辯不聽嚴梏之果伏其罪先是賈妻王氏將詣姻家慚無歛飾聒天使假於鄰夫不肯妻自假之頗甚珍重歸途卸而裹諸袱內袖中既至家探之已亡不敢告夫又

無力償鄰惱欲死是日周適拾之知爲賈妻所遺竊䂓賈他出半夜踰垣將執以求合時溽暑王氏臥庭中周潛就淫之王氏覺大號周急止之啞袱納釵事已婦囑曰後勿來吾家男子惡犯恐俱死周怒曰我挾构闌數宿之資甯一度可償耶婦慰之曰我非不願相交渠常善病不如從容以待其死周乃去於是殺賈夜詣婦曰今某已被人殺請如所約婦聞大哭周懼而逃天明則婦死矣公廉得情以周抵罪共服其神而不知所以能察之故公曰事無難辦要在隨處留心耳初驗尸時見銀

兩層道盡折獄者通病

禍桑樹以烹老龜欲得民情者三復此言

祇刺萬字文周祇亦然是出一手也及詰之又云無舊
詞貌詭變是以確知其情也

吳史氏曰世之折獄者非悠悠置之則縲縶數十人而
狼籍之耳堂上伐鼓吹暄鬬旁午遂嚬蹙曰我勞心民
事也雲板三敲則聲色並進難決之詞不復置諸念慮
專待升堂射禍桑樹以烹老龜耳嗚呼民情何由得哉
余每謂智者不必仁而仁者則必智蓋用心苦則機

此語親切有味大不外

闗出也隨在留心之言可以教天下之宰民社者矣

能好人能惡人兩能字

夫殺於途妻隔宿自經是明知其夫之被殺也且明

知其夫之由己而死不可以自白不可以对夫不可以鳴官萬不可以偷生而乃忍泣吞聲而死也銀袱在要非爲財益可信不加良民以桎梏至仁也亦至明至健矣以銀袱而得正兇悉陳底裏入仰神明其言曰事無難辦要在隨處留心夫惟隨處留心之官不多見此天下所以有未了之案而難遇神明之宰也

邑人胡成與馮安同里世有郤胡父子强馮屈意交懽胡終猜之一日共飲薄醉頗傾肝膽胡大言勿憂貧百

稱寃而復寃擊之且以死囚具禁制之深謀嘿斷心有智珠胸

金之產無難致也馮以其家不豐故瞞之胡正色曰實相告昨途遇大商載厚裝來我顛越於南山賀井中矣馮又笑之時胡有妹夫鄭倫託爲說合田產寄數百金於胡家遂盡出以炫馮馮信之既散陰以狀報邑公拘胡對勘胡言其實問鄭及產主不訛乃共驗諸賀井一役縋下則果有無首之屍在焉胡大駭莫可置辯但稱（隔民者將奈之何）寃苦公怒擊喙數十（擊數十妙）曰確有證據尚呼屈耶以死囚具（不以名屍妙）禁制之屍戒勿出（此處今人莫測）惟曉示諸村使尸主投狀逾日有婦人抱狀自言爲亡者妻言夫何甲揭數百金出作貿易

有成竹井有死人恐未必汝夫使婦執言而後出之乃知前此戒勿出之妙婦不敢近郤立而號尸主頭如是即眞犯已得當合眞犯將頭至耳貌詰胡而陰始婦使無公門之懼而又有

被胡殺死公曰井有死人恐未必即是汝夫婦執言甚堅公乃命出尸於井視之果不妄婦不敢近郤立而號（此○等○處○最○宜○留○神○）公曰眞犯已得但骸軀未全汝暫歸待得死者首卽招（忽○疑○眞○犯○說○眞○話○）報令其抵償遂自獄中喚胡出詞自明日不將頭至當（○忽○然○假○犯○說○假○話○）械折股役押終日而返詰之但有號泣乃以梏具置前（○隱○眞○犯○之○心○使○）作刑勢卻又不刑曰想汝當夜扛尸忙迫不知墮落何（○其○不○疑○　○閉○覓○頭○之○路○使○其○）處奈何不細尋之胡哀宛祈容急覓公乃問婦子女幾（不懼）何荅言無有何戚屬云但有堂叔一人公慨然曰少（隱之更隱）年喪夫伶仃如此其何以為生矣婦乃哭叩求憐閔公

桑中之喜宜其執首而獻也然大案雖已成而人命實重大借合投婚狀之人非郎報人頭之人敢謂殺人之真犯果在是乎久知其情而遲遲發之至和盤托出合彼不能強置一詞未妄

日殺人之罪已定但得全尸此案即消消案後遠醮可

力萬分頭已為遠醮二字覓出

也汝少婦勿復出入公門婦感泣叩頭而下公即票示

示人代覓使有恃而不恐

里人代覓其首經宿即有同村王五報稱已獲問驗既

前日認尸真犯已定此日得頭大案已成

明賞以千錢頃甲叔至曰大案已成然人命重大非積

乃猶不肯遽信而必使真犯自殺而乃快其兩心長

歲不能得結矩既無出少婦亦難存活早今適人此後

苦矣

亦無他務但有上臺檢驗此須汝應身耳甲叔不肯飛

令而後婦必安矣王五婚狀之投被此三錢追出

兩籤下再辯又一籤下甲叔懼應之而出婦聞詣謝公

恩公極意慰諭之又諭有買婦者當堂關白既下即有

投婚狀者蓋即報人頭之王五也公喚婦上曰殺人之

刑一人而夫案已成信讞此之謂仁人

眞犯汝知之乎答以胡成公曰非也汝與王五乃眞犯耳二人大駭力辯寃誣公曰乃久知其情所以遲遲而發者恐有萬一之屈耳尸未出井何以確信爲汝夫蓋先知其死矣且質死猶衣敗絮數百金何所自來又謂王五曰頭之所在汝何知之熟也所以如此其急者意在速合耳兩人驚顧如土不能强置一詞並械之果吐其實蓋王五與婦私已久謀殺其夫而適值胡成之戲也乃釋胡馮以誣告重笞徒三年事既結並未妄刑一人

異史氏曰我夫子有仁愛名即此一事亦以見仁人之用心苦矣方宰淄時松裁弱冠過蒙器許而駑鈍不才竟以不舞之鶴爲羊公辱是我夫子生平有不哲之一事則松實貽之也悲夫

果仁愛則無時無處而不用心心之所在如鏡高懸物來自照而又衡其輕重發以周詳使之自投無可復遁至罪人斯得傳爲美談不知遲遲而發之時費無限心思費無限籌畫伊古以來豈有全不用心之神明哉

肉鼓吹 國史補僞蜀李匡遠性褊急一日不用刑則慘然不樂喜聞捶楚之聲曰此一部肉鼓吹

禍桑樹 異苑孫權時永康人得大龜將獻吳王纜舟大桑樹下宵中聞樹呼龜曰勞乎元緒龜曰我被拘縶方見烹臛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計將安出龜曰子明無多言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煮之焚柴萬車龜如故諸葛恪曰然以老桑乃熟獻者乃述龜樹共言權使伐樹煮龜乃爛

羊公鶴 世說劉遵祖少爲殷中軍所知稱之于庾公庾公甚忻然便取爲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望因名之曰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氃氋而不能舞故稱比之

費禕 字文崳鄞縣人進士順治十五年學淄川以坐謨去

构欄 見卷三 陳雲棲

旁牛 見卷十三王大

雲板 宋史輿服志發封

韓制筒素止 謚[illegible]例已

[illegible]越 見卷十 五路令

晉井 見卷四 眾目[illegible]

龍雛 見卷一 [illegible]制

敗絮見卷五續黃粱駑鈍（諸葛亮出師表庶竭——攘除姦凶）

禽俠

天津某寺鸛鳥巢於鴟尾殿承塵上藏大蛇如盆每至鸛雛團翼時輒出吞食淨盡鸛悲鳴數日乃去如是三年羣料其必不復至而次歲巢如故約雛長成即逕去三日始還入巢啞啞哺子如初蛇又蜿蜒而上甫近巢兩鸛驚飛鳴哀急直上青冥俄聞聲蓬蓬一瞬間天地似晦衆駭異共視乃一大鳥翼蔽天日從空疾下驟如風雨以爪擊蛇蛇首立墮連摧殿角數尺許振翼而去

禽鳥中有志士有俠仙人有自愧不如者

矣

鸛從其後若將送之巢既傾兩雛俱墮一生一死僧取生者置鐘樓上少頃鸛返仍就哺之翼成而去

異史氏曰次年復至葢不料其禍之復也三年而巢不移則復讎之計已決三日不返其去作秦庭之哭可知矣大鳥必羽族之劍仙也飈然而來一擊而去妙手空空兒何以加此

濟南有營卒見鸛鳥過射之應絃而落喙中銜魚將哺子也或勸拔矢放之卒不聽少頃帶矢飛去後往

兩年而後墜卯矢固無恙也請君入藝矣

矢墜地卒拾視曰此矢固無恙哉耳適癢因以矢代搔忽大風摧門門驟闔觸矢貫腦尋死

鴟尾｜分紀陳舊制三公黃閤廳事皆置｜｜○按｜｜之說傳記紛紛不一對類總龜謂龍生九子一名嘲風好險在殿角一名蚩吻好吞在殿脊博物志逸篇云螭吻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蟷蛉形似龍性好風雨故用於屋有二說已有不同又按唐會要云漢武柏梁殿災越巫獻術言海中有魚名虬其尾似鴟激浪則降雨遂作其形置殿脊以厭火灾蘇氏演義云漢武柏梁殿灾上䟽者曰蚩尾水之精也能避火灾可置之堂殿今自乃作鴟字顏之推亦作鴟劉孝孫事始作蚩尾王子年拾遺記云鯀治水無功舜幽之於羽山乃自沉于羽淵化元魚後人於羽山下修元魚祠以祀之嘗見其浮躍出水長百尺噴水激浪必降大雨漢世越巫請以鴟魚尾厭火灾今之｜｜卽是也王嘉晉人晉去漢未遠當時已作

鴟字蘇氏之說恐未允也吳處厚靑箱雜記亦曰海有虬魚似鴟噴浪則降雨今作像于宮殿脊厭火災卽其承塵劉熙釋名｜｜施制也承塵於上以｜｜上

秦庭之哭（左傳定四年）吳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絶声勺飲不入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妙手空空兒（劍俠傳）聶隱娘捨魏帥晉劉昌裔軍中曰彼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僕射是夜果至隱娘殺之曰後夜當使｜｜｜｜｜兒繼至空空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能躡其踪隱娘之藝故不能造其境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爲蠛蠓潛入僕射腸中聽伺劉如言至三更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鶻一搏不中卽翩然遠逝耻其不中耳視其主果有匕首劃處

以金贖婦果效双飛或謂鳥亦猶人我云人不如鳥

天津弋人得一鴻其雄者隨至其家哀鳴翱翔抵暮始去次日弋人早出則鴻已至飛號從之既而集其足下弋人將並捉之見其伸頸俛仰吐出黃金半錠弋人悟其意乃曰是將以贖婦也遂釋雌兩鴻徘徊若有悲喜遂雙飛而去弋人稱金得二兩六錢強噫禽鳥何知而鍾情若此悲莫悲於生別離物亦然耶

強 見卷五老饕　悲莫悲於生別離 楚詞少司命｜｜｜｜兮生別離注謂妻子也

象

廣中有獵獸者挾矢入山偶臥憩息不覺沉眠被象來

鼻攝而去自分必遭殘害未幾釋置大樹下頓首一鳴羣象紛至四面旋繞若有所求前象伏樹下仰視樹而俯視人似欲其登獵者會意即以足踏象背攀援而升雖至樹巔亦不知其意向所存少間有狻猊來衆象皆伏狻猊擇一肥者意將搏噬象戰慄無敢逃者惟共仰樹上似求憐拯獵者因望狻猊發一弩狻猊立殪諸象瞻空意若拜舞獵者乃下象復伏以鼻牽衣似欲其乘獵者遂跨身其上象乃行至一處以蹄穴地得脫牙無

篇獵入下來台已象仍自左出山台反

知蠟入能制猨猊而鼻攝而去頓首而求頤指而升伏身以待遂乃應弦飲羽取彼凶殘今之自戕其類擇肥而博噬者到處有之有憐而拯之之人且殺身圖報而不惜豈第脫牙相送已哉

猨猊（廣韻）｜｜獅子屬 殪見卷四五通

紫花和尚

諸城丁某野鶴公之孫也少年名士沉病而死隔夜復蘇曰我悟道矣時有僧善緣元因遣人邀至使即榻前講楞嚴每聽一節都言非是乃曰使吾病痊證道何難

孽自前生醫藥罔效固以弟既為高僧何至與宦家侍見結冤又何以遲至今世而乃追報耶

惟某生可愈吾疾宜虔請之盍邑有某生者精岐黃而不以術行三聘始至疏方下藥病良已既歸一女子自外入曰我董尚書府中侍兒也紫花和尚與妾有夙冤今得追報君又欲活之耶再往禍將及言已遂沒某懼辭丁丁病復作固要之乃以實告丁歎曰孽自前生死吾分耳壽卒後詢諸人果曾有紫花和尚高僧也青州董尚書夫人嘗供養家中亦無有知其冤之所自結者

野鶴公名耀亢字西生貢生明侍御少濱公子官容城教諭遷惠安知縣著有陸舫椒邱江子歸山聽山等詩集行世

名士見卷二

楞嚴見卷二

岐黃帝王世紀

伯嘗味草木典醫療疾之文通鑑外紀黃帝命
伯高公察明堂究息脈巫彭桐君處方餌而入得以
盡年註明堂人身明堂方醫方餌藥餌○蘇　青州董
頌本草序譬猶——內經重宄鍼灸俞穴
尚書董公子見卷十四

某乙

邑西某乙故梁上君子也其妻深以為懼屢勸止之乙遂翻然自改居二三年貧窶不能自堪思欲一作馮婦而後已乃托貿易就善卜者問何往之吉術者占曰東南吉利小人不利君子兆隱與心合竊喜遂南行抵蘇松間日遊村郭凡數月偶入一寺見牆隅堆石子一二三

先作馮婦而扁其門曰善士在有意無意之間

孩心知其異亦以一石投之徑趨龕後臥日既暮寺中聚語似有十餘人忽一人數石訝其多因共搜龕後得乙問投石者汝耶乙諾詰里居姓名乙詭對之乃授以兵率與俱去至一巨第出軟梯爭踰垣入以乙遠至逕不熟俾伏牆外司傳遞守囊橐焉少頃擲一裹下又少頃縋一篋下乙舉篋知有物乃破篋以手揣取凡沉重物悉內一囊負之疾走竟取道歸由此建樓閣買良田為子納粟邑令扁其門曰善士後大案發羣寇悉獲惟乙無名籍莫可查詰得免事寢既久乙醉後時自述之

曹有大寇某得重貲歸肆然安寢有二三小盜踰垣入捉之索金某不與箠灼並施罄所有乃去某向人曰吾不知炮烙之苦如此遂深恨盜投充馬捕捕邑寇殆盡獲贓襄寇亦以所施者施之

邑有貧民某乙殘臘向盡身無完衣自念何以卒歲不敢與妻言暗操白梃出伏墓中冀有孤身而過者劫其所有懸望甚苦渺無人跡而松風刺骨不復可耐意瀕絕矣忽一人偃僂來心竊喜持梃遽出則一叟負囊道左哀曰一身實無長物家絕食適於壻家

乞得五斗米耳乙奪米復欲褫其絮襖叟苦哀之乙憐其老釋之負米而歸妻詰其自詭以賭債對陰念此策良佳次日復往居無幾時見一人荷梃來亦投墓中蹲踞眺望意似同道乙乃逡巡自塚後出其人驚問誰何荅云行道者問何不行曰待君耳其人失笑各以意會並道飢寒之苦夜既深無所獵乙欲歸其人曰子雖作此道然猶雛也前村有嫁女者營辦中夜衆家必殆從我去得當均之乙喜從之至一門隔壁聞炊餅聲知未寢伏伺之無何一人啟關荷杖

出行汲二人乘間掩入見燈輝北舍他屋皆暗黑聞一媪曰大姐可向東舍二囑收奩妝悉在櫝中忘扃鑰未也聞少女作嬌惰聲二人竊喜潛踰東舍暗中摸索得臥櫝啟覆探之深不見底其人謂乙曰入之乙果入得一裹轉遞而出其人問盡矣乎曰盡矣又紿之曰再索之乃閉櫝加鎖而去乙在中窘急無計未幾燈火亮入先炤櫝聞媪云誰已扃矣於是母及女上榻息燭乙急甚乃作鼠嚙物聲女曰櫝中有鼠媪曰勿壞而衣我疲頓已極汝宜自覘之女振衣起

發局啟櫝乙突出攫作乙恢關奔去雖無所得而竊幸得免嫁女家被盜四方流播或議乙乙懼東遁百里爲逆旅主人貸作傭年餘浮言稍息始取妻同居不業白梃矣此其自述因類申氏故附之

梁上君子見卷四申氏　貧寶見卷二嬰寧　納粟見卷一葉生　炮烙見卷五李白言　傴僂見卷二張誠　無長物見卷五續黃粱　扃鐍見卷六四七郎　隌中　摸索見卷九天官　逆旅見卷二巧娘

醜狐

穆生長沙人家清貧冬無絮衣一夕枯坐有女子入衣

服炫麗而黑醜笑曰得毋寒乎生驚問之曰我狐仙也憐君枯寂聊與共溫冷場耳生懼其狐而又厭其醜大號女以元寶置几上曰若相諧好以此相贈生悅而從之牀無裀褥女代以袍將曉起而囑曰所贈可急市軟帛作臥具餘者絮衣作饌足矣倘得永好勿憂貧也遂去生告妻妻亦喜即市帛爲之縫紉女夜至見臥具爲之一新喜曰君家娘子劬勞哉遂罷金以酬之從此至無虛夕每去必有所遺年餘屋廬修潔內外皆衣文繡居然素封女賂遺漸少生由此心厭之聘術士至畫符

十六之四十三

於門女來嚙折而棄之人指生曰背德負心至君已極然此奈我何若相厭薄我自去耳但情意既絕受於我者須要償也忿然而去生懼以告術士術士作壇陳設未已忽顛地下血流滿頰視之則割去一耳衆大懼奔散術士亦掩耳竄去室中擲石如盆門窗釜甑無復全者生伏牀下蓄縮昬昏俄見女抱一物入貓首猧尾置牀前嗾之曰嘻嘻可嚼奸人足物即齕履齒利於刃生大懼將屈藏之四肢不能少動物嚼指爽脆有聲生痛極哀祝女曰所有金珠盡出勿隱生應之女曰呵呵物

乃止生不能起但告以處女自往捜珠鈿衣服之外止得二百餘金女少之又曰嘻嘻物復嚼生哀鳴求恕女限十日償金六百生諾之女乃抱物去久之家人漸聚從牀下曳生出足血淋漓喪其二指視室中財物盡空惟當年被被存焉遂以覆生令臥又懼十日復來乃貨婢鬻産以盈其數至期女果至急付之無言而去自此遂絕生足創醫藥半年始愈而家清貧如初矣狐適近村于氏子業農家不中貲三年間援例納粟夏屋連蔓所衣華服半生家物生見之亦不敢問偶適野遇女於

途長跪道左女無言但以素巾裹五六金遥擲生反身逕去後于氏早卒女猶時至其家家中金帛輒亡去于子睹其來拜參之遥祝曰父即去世兒輩皆若子縱不撫邮何忍坐令貧耶女去遂不復至

異史氏曰邪物之來殺之亦壯而既受其德鬼物不可負也既貴而殺趙孟則賢豪非之矣夫人非其心之所好則萬鍾何動焉觀其見金色喜其亦利之所在喪身辱行而不惜者歟傷哉貪人卒取殘害

明知其狐而叉厭其醜乃見金而悅從之鄙矣卑矣

盈虛消息天道之常

借以贍其身家復因其賂遺不繼而遂驅之毋乃愚而詐乎獨不思以彼貲窮而不念昔者狐肯甘心詒肆而偉撫躬自悼乎嚮指有聲此等好人只合付之貓猲耳喪其二指祗足抵二載衣食之資貨婢鬻産而猶是當年遊落得一場笑話耳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穆生之謂乎

素封見卷一種梨 家不中貲見卷一酒友 緉粟見卷二葉生

錢卜巫

夏商河間人其父東陵豪富侈汰每食包子輒棄其角

得失憂虞人事所召未有去角太尉而不爲募莊僧者以此相天下人萬無一失暴殄天物致上干天怒而凍餓以死亦其宜也乃以本身未盡之禍貽累後人縱不自爲謀亦不爲子孫

狼籍滿地人以其肥重呼之丟角太尉暮年家綦貧日不給餐兩肱瘦垂革如囊人又呼募莊僧謂其挂袋也臨終謂商曰余生平暴殄天物上干天怒遂至凍餓以死汝當惜福力行以蓋父愆商恪遵治命誠樸無二躬耕自給鄉人咸愛敬之富人某翁哀其貧假以貲俾學負販輒虧其母愧無以償請爲傭翁不肯商瞿然不自安盡貨其田宅往酬翁翁詰得情益憐之強爲贖還舊業又益貸以重金俾作賈商辭曰十數金尚不能償奈何結來世驢馬債耶翁乃招他賈與偕數月而返僅能

計平讀君子有穀詒孫子之詩富及時自悟努力生前慎勿至將死哀鳴徒以幹蠱恭愆爲詒謀燕翼之良策也

不虧翁不收其息使復之年餘貸者貨盈埒歸至江遭風舟簸覆物半喪失歸計所有略可償主遂語賈曰天之所貸誰能救之此皆我累君也乃稽簿付賈券身而退翁再强之必不可躬耕如故每自歎曰人生世上皆有數年之亨何遂落魄如此會有外來巫以錢卜悉知人運數敬詣之巫老嫗也寓室精潔中設神座香氣常熏商人朝拜訖便索貲商授百錢巫盡內木筩中執跪坐下搖響如祈籤狀已而起傾錢入手而後於案上次第擺之其法以字爲否幕爲亨數至五十八皆字以後則

盡暮矣遂問庚甲幾何荅二十八歲亞搖首曰早矣官人現行者先人運非本身運五十八歲方交本身運始無盤錯也問何謂先人運曰先人有善其福未盡則後人享之先人有不善其禍未盡則後人亦受之商屈指曰再三十年齒已老耄行就木矣亞曰五十八以前傎有五年回潤略可營謀然僅免寒餓耳五十八之年當有巨金自來不須力求官人生無過行再世享之不盡也別亞而返疑信半焉然甘以貧自守不敢妄求後至五十三歲頗意驗之時方東作以病痞不能耕既痊天大旱

旱未盡枯近秋方雨家無別種田數畝悉以種穀既而又旱蕎菽半死惟穀無恙後得雨勃發其豐倍焉來春大饑得以無餒商以此信巫從翁貸貲小權子母輒小獲或勸作大賈商不肯迨五十七歲偶葺牆垣掘地得鐵釜撬之白氣如絮懼不敢發移時氣盡白鏹滿甕夫妻共運之秤計一千三百二十五兩竊議巫術小舛鄰人妻入商家窺見之歸告夫夫忌焉潛告邑宰宰最貪拘商索金妻欲隱其半商曰非所宜得留之賈禍盡獻之宰得金恐其漏匿又追貯器以金實之滿焉乃釋商

如其數以償之踰年之久千里之外毫釐不差於商則寄之外府於宰則為人守財

對鄰人語乃從閱歷得來非假惺惺者比

居無何宰遷南昌同邨踰歲商以懋遷至南昌則宰已死妻子將歸貨其粗重有桐油如干甕商以直賤買之以歸既抵家器有滲漏瀉注他器則內有白金二鋌徧探皆然兌之適得前掘鏹之數商由此暴富益贍貧窮慷慨不吝妻勸積遺子孫商曰此即所以遺子孫也鄰人赤貧至為丐欲有所求而心自愧商聞而告之曰昔日事乃我時數適至故鬼神假子手以敗之於汝何尤遂周給之鄰人感泣後商壽八十子孫承繼數世不衰

不惟能恪遵治命且可垂為治家格言

異史氏曰汰侈已甚王侯不免況庶人乎生暴天物死

無飯含可哀矣哉幸而烏元鳴哀子能斡蠱竊敗七十
年卒以中興不然父蘖梟子子復累孫不至乞丐相傳
不止矣何物老巫遂宣天之秘嗚呼怪哉

此特以警天下之爲人父者耳若就爲人子者而言
如有福力來則當曰此先人積善之所遺也我何德
焉如其禍未已則當曰此我自作孽之所致也先人
何與焉

狼藉見卷一 治命見卷十 颶見卷六羅 落魄見卷一
畫炭 長亭 剎海市 嬌娜落
柝盤錯後漢虞詡傳不遇｜ 就木見卷三 權子母見
注盤錯恨借節不別利器 魯公女 卷

二任賈禍見卷九冤獄懋遷見卷九飯含見卷十三
秀　嫂壼致罪注　劉夫人　古瓶含飯
注　幹蠱易蠱｜｜父之｜

姚安

姚安臨洮人美丰標同里宮姓有女子字綠娥豔而知書擇偶不嫁母語人曰門族風采必如姚某始字之姚聞紿妻窺井擠墮之遂娶綠娥雅甚親愛然以其美也故疑之閉戶相守步輒綴焉女欲歸甯則以兩肘支袍覆翼以出入輿封誌而後馳隨其後越宿促與俱歸女心不能善忿曰若有桑中約豈瑣瑣所能止耶姚以故

以紿作孽即以紿致報且一紿再紿愈紿愈奇所謂

自作孽不可活也

已是活見鬼

故鬼報之以紿使之自殺其美而破其產矣新鬼又復就其疑

他往則扃女室中女益厭之俟其去故以他鑰置門外
（女亦是活見鬼）
以疑之姚見大怒問所自來女憤言不知姚愈疑伺察
彌嚴一日自外至潛聽久之乃開鎖啟扉惟恐其響悄
然掩入見一男子貂冠臥牀上忿怒取刀奔入力斬之
近視則女晝眠畏寒以貂覆面上大駭頓足自悔宮翁
忿質官官收姚褫衿苦械姚破產以巨金賂上下得不
（二鬼俏來褫其魄矣）（入法）
死由此精神迷惘若有所失適獨坐見女與髯丈夫狎
（夢焉娛不自作）
褻榻上惡之操刀而往則沒矣反坐又見之怒甚以刀
（影生來見也）
擊榻席褥斷裂憤然執刀近榻以伺之見女立而前覗

而紿之使之日見狎褻之狀夜聞淫溺之聲至刻不可怨忿恚而死可謂請君入甕矣

之而笑遽欲之立斷其首既坐女不移處而笑如故夜聞滅燭則聞淫溺之聲褻不可言日日如是不復可忍於是鬻其田宅將卜居他所至夜偷兒穴壁入刧金而去自此貧無立錐忿恚而死里人稾葬之

異史氏曰愛新而殺其舊忍乎哉人止知新鬼爲厲而不知故鬼之奪其魄也嗚呼截指而適其屨不仁何待

殺妻圖娶爲其美也乃郎以其美而疑之交袍覆翼而後出入輿封誌而後行跬步弗離行監坐守豈人爲哉鬼憑之矣貂冠覆面斬之於親愛之中鬼即以

其紿之之術而轉紿之亦巧矣夫

截指適屨魏明帝紀截指適屨刻肌傷骨桑中約見卷三陳雲樓屩見卷一嬌娜
貧無立錐見卷四龍飛相公藁髮見卷四巧倩新鬼故鬼見卷二張誠

采薇翁

明鼎革干戈蠭起於陵劉芝生聚衆數萬將南渡忽一肥男子詣柵門敞衣露腹請見兵主劉延入與語大悅之問其姓字自號采薇翁劉留參帷幄贈以刀翁言我自有利兵無須矛戟問兵所在翁乃捋衣露腹臍大可容雞子忍氣鼓之忽臍中塞膚嗤然突出劍跗握而抽

胸中武庫。不謂果有形有色幻耶眞耶卽眞有之果能如小范老子腹中數萬甲兵否耶然兵貴紀律數言實行軍之要道悍將驕卒暗誅之以補糾察所不及亦足多矣言青蠅而誅之毋

之白刃如霜劉大驚問止此乎笑指腹曰此武庫也何所不有命取弓矢又如前狀出雕弓一罟一閉息則一天飛墮其出不窮已而劍插臍中既都不見劉神之與同寢處敬禮甚備時營中號令雖嚴而烏合之羣時出剽掠翁曰兵貴紀律今統數萬之衆而不能鎮懾人心此敗亡之道也劉喜之於是糾察卒伍有掠取婦女財物者梟以示衆軍中稍肅而終不能絕翁不時乘馬出遨遊部伍之間而軍中悍將驕卒輒首自墮地不知其何因因其疑翁前進嚴飭之衆兵士已畏惡之至此益

乃自壞汝長城耳

相憾怨諸部領譖於劉曰采微翁妖術也自古名將止聞以智不聞以術浮雲白雀之徒終致滅亡今無辜將士往往自失其首人情洶懼將軍與處亦危道也不如圖之劉從其言謀俟其寢誅之使覘翁翁坦腹方臥息如雷衆大喜以兵遶舍兩人持刀入斷其頭及舉刀頭已復合息如故大驚又斫其腹腹裂無血其中戈矛森聚盡露其頴衆益駭不敢近遙擬以矟而鐵弩大發射中數人衆驚散白劉劉急詣之已杳矣

劉芝生　未詳　劉孔和字節之長山人明末聚衆萬人越江南依劉澤淸福王詔授魏兵未達而

疑實在此留心者自見然試思何術以破之佻達者未必即能殺人乃以其平日所行而共信之

回節之已以忤澤清見殺車載王漁洋先生帶經堂文集長山郎古㕡於陵芝生或郎節之之別號與烏合于寶晉紀總論新起之冦合丨丨之眾非吳蜀之敵也梟以示眾見卷一畫皮

詩讞

青州居民范小山販筆為業行賈未歸四月間妻賀獨宿為盜所殺是夜微雨泥中遺詩扇一握乃王晟之贈吳蜚卿者晟不知何人吳益都之素封與范同里平日頗有佻達之行故里黨共信之郡縣拘質堅不伏而慘被械梏遂以成案駁解往復歷十餘官更無異議吳亦自分必死囑其妻罄竭所有以濟煢獨有向其門誦佛

記是四月

記是夜微雨

既是泥中遺扇詩是贈吳者

是以君子惡居下流也

如先生者乃不愧爲觀察問王昆而並云不知則讎人有在矣審受書立命脫械何等明決有識者斷

千者給以絮袴至萬者絮襖於是乞丐如市佛號聲聞十餘里因而家驟貧惟日貨田產以給貲谷陰騭監者使市鴆夜夢神人告之曰子勿死曩日外邊凶目下內邊吉矣再睡又言以是不果死無何周元亮先生分守是道慮囚至吳若有所思因問吳某殺人有何確據爲以扇對先生熟視扇便問王晁何人並云不知又將爰書細閱一過立命脫其械自監移之倉范力爭怒曰而欲妄殺一人便了卻耶抑將得讎人而甘心耶衆疑先生私吳郎莫敢言先生標硃發立拘南郭某肆主人王

不疑先生私吳然不肯妄殺人固已至將得憐人而甘心果何所見而云然乎掩卷而再思之展卷而卒讀之乃歎先生神人

人懼罔知所以至則問曰肆壁有東莞李秀詩何時題耶答自舊歲提學按臨有二三秀才飲醉留題不知所居何里遂遣役至日照拘李秀數日秀至怒之曰既作秀才奈何謀殺人秀頓首錯愕但言無之先生擲扇下令其自視曰明係而作何詭托王晟秀審視云詩真某作字實非某書曰既知汝詩當即汝友誰書者秀曰跡似沂州王佐乃遣役關拘王佐佐至訶之一如見秀狀佐言此益都鐵商張成索某書者云晟其表兄也先至是乃曰盜在此可見前訶秀佐猶是捕之使直言生曰盜在此矣執成至一訊遂伏先是成窺賀氏美欲

因吳爲人所共信而僞爲之扇以托之成之嫁禍誠好矣然吳之所以慘被械梏而瀕於死者乖始非平日佻達之報也

桃破疑竇明白了然至避雨南郭亦倉卒耳見題壁詩而以此

桃之恐不諧念托於吳必入所共信故僞爲吳扇執而往諧則自認不諧則嫁名於吳而實不期至於殺也踰垣入逼婦婦以獨居常以刃自衛既覺促成衣操刃而起成懼奪其刃婦力挽令不得脫且號成益窘遂殺之委扇而去三年冤獄一朝而雪無不誦神明者吳始悟裹邊言乃周字也然終莫解其故後邑紳乘間請之公笑曰此甚易知細閱爰書賈被殺在四月上旬是夜陰雨天氣猶寒扇乃不急之物豈有忙迫之時反攜此以增累者其嫁害可知向避雨南郭見題壁詩與箑頭之

以上猶自細心而得至以詩得盜則真神明矣

得眞盜雪寃獄神哉

作口角相類故妄度李生果因是而得眞盜幸中耳聞者歎服

異史氏曰天下事入之深者當其無有有之用詩詞歌賦文章華國之具也而先生以相天下士稱孫陽焉豈非入其中者深乎而不謂相士之道移於折獄易曰知幾其神先生有之矣

素封見卷一種梨 貲斧見卷一勞山道士 鳩見卷四葛巾 周元亮先生名亮工號櫟園河南祥符籍江西金谿入官戸部侍郎 慮囚見卷九寃獄 爰書前漢張湯傳湯劾鼠掠治傳丨丨(注)傳謂傳逮若今之甘心見

十一佟客 箋 續黃粱 孫陽 而得代注｜｜伯樂姓名也

毛大福

太行毛大福瘍醫也一夜行術歸道遇一狼吐裹物退蹲道左毛拾視則布裹金飾數事方怪異間狼前歡躍略曳袍服即復去毛行又曳之察其意不惡因從之去未及至穴見一狼病臥視頂上有巨瘡潰腐生蛆毛悟其意撥剔淨盡敷藥如法乃行日既晚狼遙送之行三四里又遇數狼咆哮相侵懼甚前狼急入其羣若相告語衆狼悉散去毛乃歸先是邑有銀商甯泰被盜殺於

請問諸狼言似妄誕先釋其縛而卒昭雪之諺曰狼子野心未必盡然

途莫可追詰會毛貨金飾爲甯氏所認執赴公庭毛訴所從來官不之信將械之毛寃極不能自伸唯求寬釋請問諸狼官遣兩隸押入山直抵狼穴值狼未歸旣暮不至三人遂返至半途遇二狼其一瘡痕猶在毛識之因揖而祝曰前蒙餽贈今遂以此被屈君不爲我昭雪回去搒掠死矣狼見毛被縶怒奔隸隸拔刀相向狼以喙拄地大嗥嗥兩三聲山中百狼羣集圍旋之隸大窘狼競前嚙縶索隸悟其意解毛縛狼乃俱去歸述其狀官異之而猶未遽釋毛後數日官出行至道一狼銜敝

履委路間末以爲異過之狼又銜履奔前途而置之官命收履狼乃去既歸陰遣人訪履主或傳某村有叢新者被一狼迫逐銜履而去拘來認之果其履也遂疑殺甯者即新鞫之果然蓋新殺甯取其巨金衣底藏飾未遑搜括被狼銜去也

昔一收生嫗自他歸遇一狼阻道牽衣若欲召之乃從去見雌狼方娩不下嫗爲之用力既產始放之歸明日銜鹿置庭中乃知此事自古有之也

世之目惡人者必曰狼狼固無不惡於人也若此狼

也者御金瑰醫則禮解其侵陵則忠圍隸嚙索則義銜履雪寃則智且勇而仁在焉匪特新也人之不愧此狼者與有幾

瘍醫周禮天官ㄧㄧ注下創癰也 昭雪見卷一珠兒 婉見卷四晩霞

黿神

唐太史濟武適日照會安氏葬道經黿神李左車之祠暫入游眺祠前有池池水清澈有朱魚數頭遊泳其中內一魚斜尾咳喁水面見人不驚太史拾小石將戲擊之道士在旁急止勿擊問其故則池鱗皆龍族觸之必

致風雹太史笑附會之誣不聽其言卒擲擊之既而斥
車東邁則有黑雲如蓋隨之以行既而簌簌雹落大如
綿子又行里餘始霽太史弟涼武在後相去一矢少間
追及相與語則竟不知有雹也問之前行者亦然太史
笑曰此豈廣武君作怪也而猶未之深異安村外有闕
聖祠適有裨販之客釋肩門外忽棄雙簏趨祠中拔架
上大刀旋轉而舞曰我李左車也明日將陪從淄川唐
太史一助執拂蔽先告主人數語而醒自不知其何言
亦不識唐太史何人也安氏聞之大懼村去祠四十

餘里敬修楮帛祭具請祠哀禱但求憐憫不敢煩其枉駕太史怪其敬信之深問諸主人益雹神靈蹟最著往往託生人以爲言應驗無虛語若不虔祝以尼其行則明日風雹立至矣

異史氏曰廣武君在當年亦老謀壯士者流也即司雹於東或亦其不磨之氣受職於天然業神矣何必翹然自異哉益太史道義文章天人之欽矚已久此鬼神之所以必求信於君子也

唐太史濟武見卷十 李左車見卷十 咳呷見卷十三

太史弟涼武　執綿花笠子（見卷八）

李八缸

太學李月生升宇翁之次公也翁最富以缸貯金里人稱之八缸翁寢疾呼子分金兄八之弟二之月生不能無觖望翁曰我非偏有愛憎藏有窖鏹必待無多人時方以畀汝勿急也過數日翁益彌留月生慮一旦不虞覷無人即牀頭秘訊之翁曰人生苦樂皆有定數汝方享妻賢之福故不宜再助多金以增汝過蓋月生妻車氏最賢有桓孟之德翁是以云月生固哀之怒曰汝尚

孝友敦篤不敢復言其德也天眞爛漫不較錙銖其量也掘土得金亦天道之可憑耳吾不奇於月生之果得窖鏹而奇於翁之冶命如神

有二十餘年坎壈未歷卽子千金亦立盡耳苟不至山窮水盡時勿望給與也月生爲人孝友敦篤卽亦不敢復言猶冀父復蹉旦夕可以婉告無何翁大漸尋卒幸兄賢爲葬之謀弗與計校而月生天眞爛熳不較錙銖又好客善飮炊黍治具日促妻三四作又不甚理家人生産里中無賴窺其良懦輒魚肉之踰數年家漸落窘急時賴兄小周給不至大困無何兄以老病卒益失所助至絶糧食春貸秋償田所出登場輒盡於是割畝爲沽業亦消滅又數年長子及妻相繼殂謝無聊益甚尋

賈販羊者之妻徐嶷得小阜而徐剛烈曰淩藉之至不敢與朋友通弟慶禮忽一夜夢父曰今汝所遭可謂山窮水盡矣嘗許汝窖鏹今其可矣問何在曰明日畀汝醒而異之猶謂是貧中積想也久日發土葺墉掘得巨金始語向言無多人乃死亡將半也

異史氏曰月生杵臼交其爲人樸誠無少僞余兄弟與交哀樂輒相共數年來村隔十餘里老死竟不相聞余每過其居里因亦不敢過問之則月生之苦況益有不可名言者矣忽聞暴得千金不覺爲之鼓舞嗚呼翁臨

有念切斯民恫瘝在抱者勿徒羨公之匽

終之治命晋智聞之而不意其言皆讖也抑何其神哉觖望史記荊燕世家獨此尚｜｜注觖鈌也｜｜謂不滿所望而怨也彌留見卷二蓮香桓孟之德列女傳漢鮑宣聚桓少君裝送甚厚宣不悅少君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知布衣與宣共挽鹿車歸將里○孟謂孟光見卷七郡女孟光舉案注治具見卷一陸判魚肉見卷六小二杵臼交見卷一王成治命見卷十長亭讖見卷五香玉

老龍船戶

朱公徽蔭總制粵東時往來商旅多告無頭冤狀往往千里行人死不見尸甚至數客同遊全絕音信積案累累莫可究詰初告有司尚欲發牒行緝迫投狀既多遂

邇歡騰也當法其駭異慘怛籌思廢寢乃有得耳

思之思之鬼神通之願天下長入民者咸信斯言

竟置而不問公蒞任稽舊案狀中稱死者不下百餘其千里無主者更不知其幾何公駭異慘怛籌思廢寢徧訪僚屬迄少方畧於是潔誠熏沐致檄於城隍之神已而變食齊寢恍惚中見一官僚搢笏而入問何官荅云城隍劉某將何言曰鬢邊垂雪天際生雲水中漂木壁上安門言已而退既醒隱謎不解輾轉終宵忽悟曰垂雪者老也生雲者龍也水上木為船壁上門為戶合之非老龍船戶也耶蓋省之東北曰小嶺曰藍關源自老龍津以達南海嶺外巨商每由此入粵公早遣武弁密

授機謀捉龍津舊舟者次第擒獲五十餘名皆不械而服蓋寇以舟渡爲名賺客登舟或投蒙藥或燒悶香使諸客沉迷不醒而後剖腹納石以沉於水寃慘極矣自昭雪後遐邇懽騰謠頌成集焉

異史氏曰剖腹沉尸慘寃已甚而木雕之有司更少痌瘝則粤東之暗無天日久矣公至而鬼神效靈覆盆俱照何異哉然公亦非有四目兩口不過痌瘝之念積於中者至耳苟徒巍巍然出則刀戟横路入則蘭麝熏心尊優則極而何能與鬼神通哉

問剖腹沈尸之寃慘前此城隍豈遂未之聞耶何以必待朱公之潔誠致檄而始告也曰城隍久不得其人而告之耳非有待於朱公鄉使於病癢不相關之有司而早以告公之言告之亦以爲恍惚無憑耳鬼神雖靈能起憒憒者而使之悟哉

朱公徽蔭名宏祈高唐人徙濟南順治戊子舉人薰沐見卷九神女檄見卷三王者城隍見卷一考丨丨昭雪見卷一珠兒覆盆見卷十四臙脂

元少先生

以生人爲鬼師可知冥王非有

韓元少先生爲諸生時有吏突至白主人欲延作師而殊無名刺問其家閥含糊對之束帛緘贄儀禮優渥先生諾之約期而去至日果以輿來迤邐而往道路皆所未經忽睹殿閣下車入氣象類藩邸既就館酒炙紛羅勸客自進並無主人筵既撤則公子出拜年十五六姿表秀異展禮罷趨就他舍請業始至師所公子慧絕聞義輒通而先生以不知家世頗所疑悶館中有二僮爲之給役私詰之皆不對問主人何在荅以事忙先生求導窺之僮一不可又屢求之僮乃諾導之一處聞拷楚聲

第一人也品行心術先生乃無愧於爲人而矣

自門隙目注之見一王者坐殿上階下劍樹刀山皆冥中事大駭方將卻步王已知之問罷政叱退諸鬼疾呼僮僕變色曰我爲先生禍及身矣戰惕奔入王者怒曰何敢引人私窺郎以重鞭笞訖乃召先生入曰所以不見者以幽明異路今已知之勢難再聚因贈束金使行曰君天下第一人但坎壈未盡耳使青衣捉竊送之先生疑身已死青衣曰何得便爾先生食御一切買自俗間非冥中物也既歸坎坷數年作會狀其言皆驗

韓元少先生名菼號慕廬長洲人康原見卷一劍
癸丑會狀官至禮部尚書刺葉生

文字不可下慎施於人且不可況藝於神乎夫人何罪焚文之僕又何罪狂生猶有人心當於冥司力爭

樹刀山見西遊記青衣見卷一瞳人語

周生

周生者時邑侯之幕客邑侯適公出夫人徐有祭禮碧霞元君願以道遠將遣僕賫儀代往使周爲祝文周作駢詞歷敘平生頗涉狎謔中有云栽洛陽滿縣之花偏憐斷袖置夾谷彌山之草惟愛餘桃此訴夫人所憤也諸如此類甚多脫稿示同幕凌生凌以爲褻戒勿用弗聽付僕而去居無何周生卒於署既而僕亦死又未幾徐夫人產後病亦卒人猶未之異也周生子白都來

日刀鋸鼎護我身當之不知情者不科罪也

迺父櫬夜與凌生同宿夢父戒之曰文字不可不慎也我不聽凌君言遂以褻詞致干神怒遽夭天年又貽累徐夫人且殃及焚文之僕恐冥罰之不免也醒以告凌凌夢亦同因述其夜周子方知之爲之惕然

異史氏曰恣情縱筆輒灑灑自快此文客之常也然媟嫚之詞何敢以告神明哉狂生無知冥譴其所應爾乃使賢夫人及千里之僕駢死而不知其罪不亦與俗中之刑律猶分首從者反多憒憒哉寃已

碧霞元君 宋神宗封泰山女爲｜｜｜｜○匭寧人 山東考古錄世人多以｜｜｜｜爲泰山

之女後人知其說之不經而曲引黃帝遺玉女之事以附會之不知當日所以褒封固真以為泰山之女也今考封號雖自宋時而泰山女說西晉前已有之張華博物志太公為灌壇令文王以太公望為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夢一婦人當道而哭問其故曰我東海泰山女嫁為西海婦欲東歸灌壇令當吾道令有德吾不敢以暴風過也明日文王召太公歸已而果有驟風疾雨去者○按博物志云吾是東海神女嫁於西海神童未嘗云泰山女也夢婦人當道哭及召太公歸俱作武王作文王也俟再考

洛陽花 羣芳譜丨丨丨為天下冠 斷袖 見卷五黃九郎 餘桃 見卷五黃九郎 檄 見卷一嬰寧

天年 見卷一考城隍

劉全

鄒平牛醫侯某荷飯餉耕者至野有風旋其前侯即以

獻瓜事得諸小說不謂果有劉大哥而且一靈至此

杓𢪋漿祝奠之旣盡數杓風始去又一日適城隍廟閒步廡下見內塑劉全獻瓜像被鳥雀遺糞糊蔽目睛侯曰劉大哥何遂受此玷汚因以爪甲爲除去之後數年病臥被二皁攝去至官衙前逼索財賄甚苦侯方無所爲計忽自內一綠衣人出見之訝曰侯翁何來侯便告訴綠衣人創責二皁曰此汝侯大爺何得無禮二皁喏喏遜謝不知俄聞鼓聲如雷綠衣人曰早衙矣遂與俱入令立墀下曰姑立此我爲汝問之遂上堂點手招一吏人下略道數語吏人見侯拱手曰侯大哥來耶汝亦

藥馬死尚且訟之冥官今之課藥而死者何以忍死而不一訟使彼庸醫常在世上殺人耶不然豈其所殺者皆天年適盡者耶

無甚大事有一馬相訟一質便可復返遂別而去少間堂上呼侯名侯上跪一馬亦跪官問侯馬言被汝藥死有諸侯曰彼得瘟症某以瘟方治之旣瘳隔日而死與某何所干涉馬作人語兩相苦官命稽籍籍註馬壽若干應死於某年月日數確符因訶曰此汝天年適盡何得妄控叱之而去因謂侯汝存心方便可以不死仍放二皁送之前二人亦與俱出又囑途中善相視侯曰今日遂蒙覆蔽生平實未識荊乞示姓字以圖銜報綠衣人曰三年前僕從泰山來焦渴欲死經君村外蒙以杓

豨見飲至今不忘吏人曰某即劉全最蒙雀糞之汚悶不可耐君手爲滌除是以耿耿今冥間酒饌不可以奉賓客請郎別矣侯始豁悟乃歸既至家款留一阜皂並不敢飲其杯水侯蘇蓋死已踰兩日夜矣自此益脩善行每逢節序必以漿酒酹劉全後年至八旬尚强健能乘馬馳走一日於途間見劉全騎馬來如將遠行揖手溫涼已劉曰君數已盡勾牒出矣勾役欲相招我禁使勿須君可歸治後事三日後我來同君行地下代買小缺亦無苦也遂去侯歸告妻子招別戚友棺衾俱備第

四日日暮對衆曰劉大哥來矣入棺遂殁

劉全獻瓜　喏喏見卷四葛巾　天年見卷一考城隍　識荆見卷十五閻王

韓方

明季齊郡以北數州縣邪疫大作比戶皆然齊東有農民韓方性至孝其父母皆病因具楮帛哭禱於孤石大夫之廟歸途零涕遇一人衣冠清潔問何悲也韓具以告其人曰孤石之神即亦不在於此禱之何益僕有小術可以一試韓喜便詰姓字其人曰我不求報何必通鄉貫乎韓方殷殷請臨其家其人又言無須但歸以黃

授此術而病果已因有德於韓矣然吾謂其術猶疎也何不甚之徑告嶽帝使数州縣之邪疫皆袪且免沿途索賂者之倖進而爲城隍土地乎

祗置狀厲聲言我明日赴都告諸嶽帝病當已韓恐不驗堅求移趾其人曰實告子我非人也巡環使者以我誠篤俾爲南鄉土地感君孝指授此術目前嶽帝舉枉死之鬼其有功人民或正直不作邪祟者以城隍土地用今日殃人者皆鄱城中北兵所殺之鬼急欲赴都投狀故沿途索賂以謀日食耳言告嶽帝則彼必懼故當已韓悚然起斂伏叩道側既起其人已渺驚歎而歸遵其教父母果皆愈以傳鄉村無不驗者

異史氏曰沿途祟人而往以求不作邪祟之用此與築

樂輸之名前事可鑑

馬應不求聞達之科者何殊哉天下事大率類此猶憶甲戌乙亥之間當事者便民捐穀疏吉九重謂民樂輸於是各州縣如數取盈甚費敲朴是時郡北七邑皆被水歲大祲催辦尤難吾鄉唐太史偶至利津見繫逮十數人即當道中問其何事荅云官捉吾等赴城比追樂輸耳農民亦不知樂輸二字作何解遂以爲徭役敲比之名亦可歎而可笑也

不求聞達　因話錄有人于昭應逢一書生奔馳入京問何事曰將應不求聞達之科

孤石大夫　章邱縣志東陵山下大石高丈餘有神異不時

自號石大夫至陜西渭南時前令劉公鳳池尚諸生見其千友即下拜曰我父母也異日登第必令吾章邱劉愕然然果登進士謁選得章邱蹟其人父老皆不知夜石見夢曰我非人東陵山下亭亭大石即我也公因往祭其處爲立廟邑人有疾多往祈禱輒托之蕢蔴爲人醫無不立愈○按此第云石大夫未嘗云｜｜｜｜也未知是否 鄉貫見卷七青娥 祟見卷一賈兒 城隍見卷一考城隍

唐太史見卷十四泥鬼

太原獄

太原有民家姑婦皆寡姑中年不能自潔村無賴頻來就之婦不善其行陰於門戶牆垣阻拒之姑慚借端出婦婦不去頗有勃谿姑益恚反相誣諸官官問奸夫姓

名媼曰夜來宵去實不知其何誰鞫婦自知因與婦婦果知之而以姦情歸媼苦相牴徇無賴至又[illegible]辯謂兩無所私彼姑婦不相能故妄言相詆毀耳官曰一村百人何獨誣汝重笞之無賴叩乞免責自認與婦通撫婦婦終不承逐去之婦忿告憲院仍如前久不決時吾邑孫進士栁下令臨晉推折獄才遂下其案於臨晉人犯到公署訊一過寄監訖便使隸人備傳石刃錐質明聽用共疑曰嚴刑自有桎梏何將以非刑折獄耶不解其意姑備之明日升堂問知諸其已備命悉置堂上乃喚

此等吏才
着實可愛

犯者又一一罯訊之乃謂姑婦此事亦不必求甚淸析淫婦雖未定而奸夫則確汝家本淸門不過一時爲匪人所誘罪全在某堂上刀石具在可自取擊殺之姑婦趑趄恐邂逅抵償公曰無慮有我在於是媼婦並起掇石交投婦銜恨已入兩手舉巨石恨不卽立斃之媼惟以小石擊臀腿而已又命用刀媼猶逡巡公止之曰淫婦我知之矣命執媼嚴梏之遂得其情其案乃結

附記公一日遣役催租租戶他出婦應之役不得賄拘婦至公怒曰男子自有歸時何得擾入家室遂笞

役遣婦去乃命匠多備手械以備敲比明日邑中傳頌公仁欠賦者聞之皆使妻出應公盡拘而械之余嘗謂孫公才非所短然如得其情則喜而不暇哀矜矣

勃谿莊子外物室無空虛則婦姑｜｜法｜｜謂怒爭也不相能見卷三會友子孫進士柳下名宗元號長卿淄川人順治乙酉舉人乙未進士授臨晉知縣陞開封府南河同知調深州知州陞恩恩府同知臨晉屬山西蒲州府

新鄭獄

長山石進士宗玉為新鄭宰適有遠客張某經商於外

因病思歸不能騎步賃手車一兩雋貲五千兩夫挽載以行至新鄭兩夫往市飲食張守貲獨臥車中有某甲過睨之見旁無一人奪貲去張不能禦力疾起遥尾綴之入一村中又從之入一門內張不敢入佀自屈垣窺覘之甲釋所負囘首見窺者怒執爲賊縛見石公因言情狀問張張備述其寃公以無質實叱去之二人下皆謂官無皁白公置若不聞頗憶甲久有逋賦但遣役嚴追之逾一日郎以銀三兩投納石公喚問金所自來甲荅質衣鬻物皆指名以實之石公遣役令視納稅人有

與甲同村者否適甲鄰人在便喚入石公問汝即爲某甲近鄰金所從來當自知之鄰答不知石公曰鄰家不知其來暧昧甲懼顧鄰曰我質某物鬻某器汝甯聞之乎鄰急曰然固聞之矣石公怒曰是必盥某甲同盜非窮治之不可命取梏械鄰人大懼曰我以鄰故不敢招怨耳今刑及巳身何諱乎彼實刼張某錢所市也遂釋之時張以喪貲未歸乃責甲押償之石公此類甚多亦見其實心爲政也

異史氏曰石公爲諸生時每一藝出同輩皆祕以爲寶

其人恂恂雅飭翰苑則優似非簿書才者乃一行作吏神君之名譟於河朔誰謂文章僅華國之具哉故志之以風有位者

事有難於驟明者有得其端倪而不能以口舌爭者非旁敲側擊用借賓定主之法則真無皁白矣所謂實心爲政者無論事之大小皆得與民公此是非也

石進士宗玉　新鄭屬河南開封府一行作吏見卷十馬介甫

神君晉書喬智明字元達鮮卑前部人仕晉爲隆慮令民愛之號曰神君

浙東生

凡自詡其能者必敗於其所能之事其大者干造物之所忌其小者故鬼物之揶揄果能而有自矜之心且不可況無能乎膽始放又故椎大胆此等人如可是好相

浙東生房某客於陝貧不能歸教授生徒嘗以膽力自詡一夜裸臥忽有毛物從空墮下擊胸有聲覺大如犬氣咻咻然四足撓動大懼欲起物以兩足撲倒之恐極而斃經一時許覺有人以尖物穿鼻大嚏乃蘇見室中燈火熒煌牀邊坐一美人笑曰好男子膽氣固如此耶

矜詡

胆氣一不智此如何便白

生知為狐益懼女漸與狎戲膽始放遂共款暱積半年如琴瑟之好一日臥牀頭生潛以獵網蒙之女醒不敢動但哀之生但笑不前女忽化白氣自牀下出恚曰終非好相識可送我去以手曳之身不覺自行出門夜空

識彼以網施此以網報在網中者狐也卧網上者何物乎不致之死聊以碎自詡者之胆耳

翁飛食頃女釋手生暈然墜落適世家園中有虎阱揉木爲圈結繩作網以覆其口生墮網上網爲之側以腹受網身半倒懸下視虎蹲阱中仰見臥人躍上近不盈咫心膽俱碎園丁來飼虎見而怪之扶上已死移時始漸甦備言其故其地爲浙界離其家止四百餘里矣告之主人贈以貲而遣之嘗告人曰雖得兩死然非狐不能歸也

然折翅力自乏不能得

兩死也

圜按ㄧ虎限也見史記封禪書又陸啟宏客燕雜說西苑之北有虎豹ㄧ

博興女

博興民王某有女及笄勢豪某窺其姿伺女出掠去無知者至家逼淫女號嘶撐拒某縊殺之門外故有深淵遂以石繫尸沉諸其中王覓女不得計無所施天忽雨雷電遶其家霹靂大作龍下攫某首而去未幾天晴淵中女尸浮出一手捉人頭審之則豪某也官知鞫其家人始得其情龍其女之所化與何以能然也奇哉

每見有無頭冤獄有司僅以緝兇了事者恨其不能爲博興女之自捉人頭也然必如博興女而冤乃得雪將焉用此有司

及笄見卷一　霹靂見卷一
青鳳　嬌娜

不肯捐俸祿代人償枉法贓堂堂正正上官其將奈何大抵肯

一員官

濟南同知吳公剛正不徇時有陋規凡貪墨者虧空犯

此等陋規誰始作俑其故

贓罪上官輒庇之以贓分攤屬僚無敢梗者以命公不

可知矣

受强之不得怒加叱罵公亦惡聲還報之曰某官雖微
亦受君命可以參處不可以罵詈也要死便死不能捐
朝廷之祿代人償枉法贓耳上官乃改顏溫慰之人皆
言斯世不可以行直道人自無直道耳可反咎斯世之
不可行哉會高苑有穆情懷者狐附之輒慷慨與人談

代人攤賦者未必捐自俸祿也更有取枉法贓之官而亦抵死不肯代人攤賠虧項者又其另爲一員官也

論音響在座上但不睹其人適至郡賓客談次或詰之曰仙固無不知請問郡中官共幾員應聲曰一員共笑之復詰其故曰通郡官僚雖七十有二其實可稱爲官者與同知一人而已

是時泰安知州張公者人以其木強號之橛子凡貴官大僚登岱者夫馬兜輿之類需索頗多州民苦於供億公一切罷之或索羊豕公曰我即一羊也一豕也請殺之以犒騶從大僚亦無奈之公自遠宦別妻子者十二年初蒞泰安夫人及公子自都中來省之

為其塵甑猶昔而老悖爪之原是夫人之謬怒而杖之亦戾矣想亦照枉法贓律擬之第未計其甫起意而贓未入耳

相見甚歡踰六七日夫人從容曰君塵甑猶昔何老

每見有夫人○公

誖不念子孫耶公怒大罵呼杖逼夫人伏受責公子

隨赴任所內○外閒串聞說皆以此推之○夫人公

覆母身號泣乞代公橫施撻楚乃已夫人怒即偕公

子亦○應杖者

子命駕歸矣曰渠即死於是吾亦不復來矣踰年公果卒此不可謂非今之強項令也然以久離之琴瑟何至以一言而躁怒之此不情矣哉而威嚴能行於牀笫事更奇於鬼神矣

木強 前漢周勃傳勃爲人木強敦厚注不和柔貌

老誖 漢書疏廣傳廣子孫竊謂廣所愛信者說買田宅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貪

墨見卷十塵甑後漢范冉傳冉字史雲桓帝時爲萊
席方平蕪長遭母憂不到官議者欲以爲侍
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所止單陋有時絕粒
窮居自若閭里歌之曰甑中有塵范史雲釜中生魚
范萊蕪○按强項令見卷十狀第見卷二
冉一作丹席方平俠女

花神

癸亥歲余館於畢刺史公之綽然堂公家花木最盛暇
輒從公杖履得恣游賞一日眺覽既歸倦極思寢解屨
登牀夢二女郎被服艷麗近請曰有所奉托敢屈移玉
余愕然起問誰相見召曰絳妃耳恍惚不解所謂遽從
之去俄睹殿閣高接雲漢下有石階層層而上約盡百

餘級始至巔頭見朱門洞廠又有一二麗者趨入通客
無何請入殿外金鈎碧箔光明射眼內一女人降階出
環珮鏘然狀若貴嬪方欲展拜妃便先言敬屈先生理
須首謝呼左右以毯貼地若將行禮余惶悚無以爲地
因啟曰草莽微賤得辱寵召已有餘榮況敢分庭抗禮
益臣之罪折臣之福妃命撤毯設宴對筵相向酒數行
余辭曰臣飲少輒醉懼有愆儀教命云何幸釋疑慮妃
不言但以巨杯促飲余屢請命乃言妾花神也合家細
弱依棲於此屢被封家婢子橫見摧殘今欲背城借一

煩君屬檄草耳余皇然起奏臣學陋不文恐負重託但
承寵命敢不竭肝膈之愚妃喜即殿上賜筆札諸麗者
殿上賜筆札止得之花神止得之書妹若自賣之實
自朝也
拭案拂座磨墨濡毫又一垂髫人折紙爲範置腕下略
寫一兩句便二三輩疊背相窺余素遲鈍此時覺文思
若湧少間稿脫爭持去啓呈絳妃妃展閱一過頗謂不
疵遂復送余歸醒而憶之情事宛然但檄詞強半遺忘
因足而成之謹按封氏飛揚成性忌嫉爲懷濟惡以才
絕殊偃草射人於暗深類含沙昔虞帝樂其蕃融富貴
不足解憂反借渠以解慍楚王蒙其蠱惑賢才未能稱

意惟得彼以稱雄沛上英雄雲散而思猛士茂陵天子
秋高而念佳人從此顧盼自雄因而披猖無忌怒號萬
竅響碎玉於深宮淅湃中宵弄寒聲於秋樹倏向山林
叢裏假虎之威時於灩澦堆中助江之浪且也簾鈎頻
動發高閣之清商簷鐵忽敲破離人之幽夢搴帷拂簟
儼同入幕之賓排闥升堂竟作翻書之客不曾於生平
識面直開門戶而來若非是掌上圅褚幾掠蹁躚而去
吐虹絲於碧落乃敢因月成闌翻柳浪於青郊謬說為
花寄信賦歸田者歸途纔就飄飄吹薜荔之衣登高臺

者高與方濃輕輕落茱萸之帽蓬梗卷兮上下三秋之羊角搏空箏聲杳乎雲霄百尺之蔦絲斷繫不奉明空之詔特速花開未絕坐客之纓竟吹燈滅甚則揚塵播土吹平李賀之山呌雨呼雲捲破杜陵之屋馮夷起而擊鼓少女進而吹笙蕩漾以來石皆作燕矾奔而至瓦竟分鴛未施搏水之威浮水江豚時出拜陸出障天之勢書天雁字不成行助馬當之輕帆彼有取爾蓬瑤臺之翠帳于意云何至於海鳥而靈尙依魯門以避但使行人無恙願與石郎以歸古有賢豪乘而破者萬里世

無高士御以行者幾人駕飆車之狂雲遂以夜郎自大恃貪狼之逆氣漫云河伯爲尊姊妹俱受其摧殘巢族悉爲其蹂躪紛紅駭綠掩苒何窮擘柳鳴條蕭騷無際雨零金谷綴爲藉客之裀露冷華林去作沾泥之絮埋香瘞玉殘肢卸而翻飛朱樹雕欄雜佩紛其零落減春光於旦夕萬點正飄覓殘紅於西東五更非錯幽閒江漢女弓鞋漫踏春園寂寞玉樓人珠勒徒嘶芳草斯時也傷春者有難乎爲情之怨尋勝者作無可奈何之歌爾乃趾高氣揚遝無端之踔厲發蒙振落動不已之瓓

瑚傷哉綠樹猶存皺簇者繞牆自落久矣宋廧不監娟娟者隕涕誰憐墮溷沾籬畢芳魂於一日朝榮夕悴免荼毒以何年怨羅裳之易開罵空聞於子夜訟狂伯之肆虐章未報於天庭誕告芳鄰學作蛾眉之陣凡屬同氣羣與草木之兵莫言蒲柳無能但須藩籬有志且看鶯儔燕侶公復奪愛之讎請與蝶友蜂交共發同心之誓蘭橈桂楫可教戰於昆明桑蓋柳旗用觀兵於上苑東籬處士亦出茅廬大樹將軍應懷義憤殺其氣燄洗千年粉黛之冤殲爾豪強消萬古風流之恨

一部大文將畢矣先生訓世之心擄懷之筆嬉笑怒罵彰癉激揚本經濟以爲文假鬼神以設教以生事而知死事以人心而見佛心寫情緣於花木無非美人香草之思證因果於兔狐猶是鶯被燕巢之意合歡者固以膠投漆棄捐者亦努力加餐此其命意之卓然固非操觚手率爾也若乃情關久錮慾海將沈亦見生生死死之中渡來仙筏終以色色空空之界喚出迷津招來入宅巨猥匿彼畫皮厲鬼迷淪者房幃亦成陷阱解脫者臥榻即是蒲團又有儇薄性成

跡狂習慣施之愚柔則養德加諸險惡則戕生那能
室有仙人叩九閽而昭雪或且口稱才子對稚女而
含羞以彼噬臍爲吾借鑑至若狠貪而毒虎猛而苛
不強項而強梁不虛心而虛肚西江水難滌齷齪之
腸六月霜易上孀嫠之臉脂膏皮骨燎小民終歲空
虛犬馬蛇蟲儘縉紳三生受用厥有報國良臣承家
孝子友兄悌弟貞婦義夫以逮俠客劍仙良農善賈
皆綱常之所托世教之所關憐兹弱植不任摧殘類
有神明時加保護勿任含沙射影勿任助浪興波勿

任萬竅怒號勿任中宵溯湃勿任播來濁土遮彼蒼天勿任呼出浮雲蔽斯白日庶幾哉破浪者無如披襟者共快無覆雨翻雲之患無紛紅駭綠之災長春慶洽椿萱大破歡凝花萼萬顆芝蘭之競秀不憂蒲柳之無能此志異之所以以苕城隍始以討封氏終也勸懲之大義彰矣文章之能事畢矣

背城借一〔左成公二年收拾餘燼背城借一〕含沙〔詩爲鬼爲蜮注蜮似鼈三足生于南越含沙射影殺人〕碎玉〔開元遺事唐岐王宮中於竹林內懸碎玉片每夜聞相觸之聲即知有風號古風鐸〕灩澦堆〔寰宇記灩澦堆周圍二十丈在蜀江中心瞿唐峽口〕掌上薗諸飛燕

外傳后嘗衣雲英紫裙歌舞歸風送遠之曲令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酣風大起帝曰無方爲我持后無方舍吹持后屐久之風霽后泣曰使我仙去不得他日宮姝號曰留仙裙

明空〔事物原始〕唐武后冬月將遊後苑敕詩曰明朝遊上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明日百花俱開按明空合成曌字武后諱也

絕纓〔韓詩外傳〕楚莊王賜羣臣酒酣燭滅有牽王后衣者后乾冠纓而絕之曰願趣火視絕纓者王曰止立下令曰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爲樂也于是冠纓無完者

夜郎自大〔後漢書〕夜郎時依南粵南粵滅入朝上以爲夜郎王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亦然各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

艸木兵〔晉書苻堅載記〕堅以輕騎兼道赴壽春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步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艸木皆類人形曰此亦勁敵也

大樹將軍〔後漢馮異傳〕每所止舍諸將并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畢刺史 名際有見卷二祝翁

分庭抗禮見卷十三王十封家婢子見後朱膺見卷三不暨句注檄王者筆
札見卷一考城隍强半見卷二聶小倩解愠帝王世紀舜彈五絃之琴歌日南方之薰兮可
以丨吾民之丨兮南方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稱雄宋玉風賦發明耳目使人寧體此大王之
雄風也沛上英雄通鑑秦二世元年楚人劉邦起兵丨丨自立爲沛公雲飛而思
猛士前漢高帝紀十二年上從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
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爲歌日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
之茂陵天子前漢武帝紀建元二年初置丨丨邑○按武帝葬丨丨秋高而念
佳人漢武帝秋風詞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
怒號萬竅莊子齊物論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呺○呺音號風聲溯

湃中宵歐陽修秋聲賦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弄寒聲於秋樹秋聲賦四無人聲聲在樹間假虎之威淮南子虎嘯而谷風生注虎陽獸與風同類○此兼用狐假虎威語發高閣之清商古詩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簷鐵雜志漢大帝時臨池觀竹既枯后思其響夜不能寐帝爲作薄王龍數十枚以縷線懸簷外夜中因風相擊聽之與竹無異民間效之不敢用龍以竹駿代今之鐵馬是其遺制入幕之賓晉郗超傳桓溫辟郗超爲府椽謝安王坦之詣溫溫令超臥帳中風動簾開安笑曰郗生可謂｜｜｜｜矣排闥見卷二巧娘翻

書之客因月成蘭爲花寄信荊楚歲時記小寒梅山茶水仙爲信大寒瑞香蘭山礬爲信立春迎春櫻桃望春爲信雨水菜杏李爲信驚蟄桃棣棠薔薇爲信春分海棠木蘭爲信清明桐麥柳爲信穀雨牡丹荼蘼楝爲信此所謂二十四番花信風也

吹薜荔之衣【離騷】貫薜荔之落蕊【注】薜山麻荔香草〇【孟浩然詩】山風拂蘿衣注蘿女蘿即薜荔衣也落萘黄之帽見卷七八大王羊角見卷十三王六郎又晉熙寧九年恩州武城縣有旋風自東南來望之插天如丨丨箏聲稗史類篇紙鳶一名風箏事物紀原以竹爲絃吹之有聲如箏然故曰風箏捲破杜陵之屋【雜錄】少陵原在長安縣西南四十里宣帝陵在杜陵縣許后葬杜陵南園師古曰即今所謂小陵也去杜陵十八里他書皆作少陵杜甫家焉故自稱杜陵老〇杜甫茅屋爲秋風所破歌安得廣厦千萬間有庇天下寒士皆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〇按時安祿山作亂中外震動子美蓋借此以喻亂極思治之意耳馮夷擊鼓馮夷見卷四五通河伯注又曹植洛神賦丨丨丨丨女媧清歌〇按淮南子原道訓昔日丨丨大丙之御也注馮夷大丙二人名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少女吹笙管輅別傳輅過清河太守時天大旱輅曰樹上已有丨丨微風

其雨應至矣須與大雨注傾○古詩松風類筆竿**石皆作燕**見卷八荷花三娘子久水經注石燕山其石或大或小及其雷風則石燕羣飛**瓦竟分鴛**魏志文帝問周宣王曰吾夢殿角兩瓦墜地化為鴛鴦何也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江豚**本草海豨生江中者名曰||狀如海豚而小出沒水上舟人候之占風○劉禹錫詩石燕拂雲晴亦雨||吹浪夜還風**助馬當之輕帆**九江記馬當山高八十丈週迴四里在古彭澤縣北其山橫枕大江山象馬形迴風急擊波浪湧沸舟船上下多懷憂恐山際立馬當山廟以祠之唐王勃阻風泊舟其下遇老叟助以順風一夕至洪都作滕王閣序**牽瑤臺之翠帳**沈約擬風賦時捲瑤臺翠帳乍動佚女輕衣此蓋羽客之仙風也**海鳥而靈尚依魯門以避**國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臧文仲使人祭之展禽曰今茲海鳥有災乎夫廣川鳥獸恒知避災是歲也海多大風**行人無恙**世說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颿顧
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作牋與殷云地名
破冢眞破冢而出｜願喚石郎以歸江湖紀聞石尤
｜安穩布颿｜｜風者石氏女嫁
爲尤郎婦爲商遠行妻阻之不從尤出不歸妻憶之
病亡臨亡長歎曰吾當不能阻其行以至於此於人
有商旅遠行吾當爲大風爲天下婦人阻之自後商
旅發舡值打頭逆風則曰此石尤風也遂止不行婦
人以夫姓爲名故曰石尤近有一人自言有奇術曰
人能與我百錢吾能返此風有人與之風果止後有
人云乃密書我爲石娘喚尤郎歸乘而破者萬里南
也須放我舟行十四字沉水中史
〔宗愨傳〕愨年少叔父問其所御以行者何人莊子逍
志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遙遊列
子御風而行徼車〔魏志〕曹操發石車擊袁紹軍中呼
泠然善也爲霹靂車即拋車也拋通作礮
貪狼〔星名〕孟遲詩人家敲鏡救河伯爲尊金谷
不得光陰却屬｜｜星

晉石崇園見　稓客之裀開元遺事學士許瑾與客宴
卷三萬生　花圃未嘗具幄設坐使童僕
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茵○　藉　華林魏志||
藻也見幽禮魏玉有稓者則裼注　園舊名芳
林齊王芳即位改名||按金陵志　參宴
||園在臺城內本吳時舊宮苑也　沾泥之絮贈妓
詩禪心已作||絮　減春光於旦夕萬點正飄杜甫
不逐東風上下狂　詩一
片花飛減却春風　覔殘紅於東西五更非錯王建宮
飄萬點正愁人　詞樹頭
樹底||一片西飛一片東自　弓鞋漫踏春園見
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怨五更風　卷
十一　珠勒徒嘶芳草　無可奈何晏殊詩|||
褚生　|花落去似曾
相識　燕瓓珊杜甫詩闌風伏雨秋紛紛　朱檐不豎傳
歸來　注||之風流伏之雨　異
記天寶中處士崔元徽獨處一院三更後忽有一青
衣人云在苑中住欲與一兩女伴暫借此歇可乎元

微許之靑衣引入有緣裳者前曰某姓楊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曰姓石名醋醋元微命坐問出行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元微出見封氏言詞泠泠有林下風氣揖入坐命酒十八姨持盞汚醋醋衣裳醋醋怒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子弄酒皆起至門○別十八姨南去諸女西入苑中明夜又來云欲往十八姨處醋醋怒曰何用更去封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問何事曰諸女伴皆在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醋醋不能低迴應取力處士每歲歲旦與作一朱旛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處士許之依其言東風刮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元微乃悟諸女皆怨花之精也醋醋郎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

羅裳之易開罵空聞於子夜【晉子夜歌羅裳易飄颺小開罵春風○唐書禮樂志子夜歌者晉曲也晉有女子名子夜造此曲】訟狂伯之肆虐章未報於

天庭 韓昌黎有訟風伯文○蛾眉之陣 蒲柳

天庭見卷四齊天大聖

世說顧悅與晉簡文帝同年而髮早白帝問之 教戰

對曰｜｜之姿望秋先隕松柏之質隆冬：斬茂

昆明 前漢武帝紀發謫吏穿昆明池注越嶲｜｜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欲伐之故作｜｜池象之以習水戰○西京雜記武帝欲伐昆吾夷教習水戰｜｜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置樓櫓戈船上建戈矛四角悉旛羽旄旛葆旍蓋照灼涯涘

觀兵上苑 左思吳都賦數軍實乎桂林之苑

東籬處士｜｜｜｜晉陶淵明號

聊齋志異新評卷十六終